

上海文科專修學校印行

中央日報

沈滄署首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

史記入門全一册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每册加郵費二分五厘

編著兼
發行
者
隆 昌 郭 步 陶

印
刷
者
上海交通印刷公司
南 市 大 東 門 內

發
行
所
上海文科專修學校
新開路成都路七四九號

寄
售
處
上海各大書局

自序

吾人研究學科，須先定所欲研究之程限，然後就所限而選擇材料尋覓方法，以循序漸進，庶幾事半功倍，而可卒底於成。今研究史記，其理亦同。史記一書以五十餘萬言，述三千年之事。內容甚複雜，卷帙亦浩繁。倘無相當方法以應付，而漫言研究，將如涉萬里之重洋，而曾指南鍼之不具，夫豈能濟？新會梁啓超年來在清華學校所講，對於論語、孟子、史記、荀子、韓非子、左傳、國語等要籍，多有詳明之解釋，並其進行研究之步驟。學校青年，誠能依其所言，以自擇所學，而按程前進，則吾人所視爲繁難之古籍，如史記等，正不患無解決之方矣。惟是梁著所舉之必要程序中，各種重要書籍，多僅具一名目。其藏書較富之家，或學校有藏書室之設備者，固可按圖以索；然檢閱摘錄，繁瑣殊甚，非致

力史記甚專誠者，已難必其一。一取而研究之。况尋常人家，未必盡有許多之藏書乎！况一般學校，未必盡有藏書室之設備乎！然則梁氏指導吾人研究史記等書，雖具苦心，而能受其實惠者，仍僅享有特別供給之貴族青年；其大多數貧苦學者，雖欲稍尋門徑，亦不免望屠門而空嚼矣。余也不敏，自束髮受書，即喜讀史記文章。年十五，隨父宦游潁川，遇冠潘夫子，頗以誦讀古文詞相勉。其時科舉尚未廢學者多致力而尤於兩漢文章，如班掾之兩都賦，遷史之伯夷、屈原等傳，相如之難蜀父老，大人，上林等賦，諄諄講授，並課以精讀。稍有懈惰，則嚴詞詰責，不稍假借。至今追思，猶覺儼然道貌，在余目前。如是者三年，史漢文字之確能領悟而背誦者約數十篇。但史記全書尙未有機會得以全觀也。二十返故里，其時余家屢經遷播，舊有存書，喪失殆盡。族叔書池孝廉聞余歸，召余往談，余乃得略觀其藏書。如讀史方輿記要史記菁華錄等，均經余借得。

而手鈔之。又於堂叔伯安歲進士處，獲得史略一部，亦耗數月精力以全鈔之。凡此皆寒士無書之苦也。但今日余雖學殖荒益，而心腦中猶得略留史學與文學之片影者，未始非此數年精讀與手鈔之所賜也。二十五來滬，考入南洋，得賢師益友之陶冶，稍稍知治史學須以科學方法，而不僅以欣賞其文章爲畢事。是時錢君玄同與余同班，此時錢君尚不名玄同，今名乃入京後所改。常以有用學說啓余。惜余腦力薄弱，未能盡從其言。其後玄同赴日，從太炎游，國學日進。而余株守一隅，且校課繁重，更無餘力以從事史記。三十脫離學校生活，匆匆返里省親，旋復來滬，置身報界，今且十有七年矣！回憶余入申報之第一年，玄同適由日返國，與余相遇於逆旅。時余方潛心國學，對於古衣冠頗多羨慕。爰以己意，仿寢衣式，自製一圓領闊袖之長袍；仿玄冠式，自製一珠帽；仿垂紳式，自製一大帶；朋輩非議者頗多，余固坦然不以爲意也。玄同覩此，乃大譽之。以爲有自信力，有創

造力，不隨流俗俯仰，雅有古大儒風。其實余亦偶爾爲之，非有深意也。此後玄同常與余通書函，討論學問。又屢寄余名貴書籍，如章太炎之國學論衡小學問答，崔適之史記探源，錢恂之史目均表及玄同所自編講義等。余於筆耕之餘，稍有餘資，又自購二十四史，正續通鑑綱目，史通，文史通義等書，乘閒觀覽。乃覺史記一書，於國史中，所居地位，非常重要，固非僅以文章優勝擅長也。民八秋，余授課神州女學，後二年，移席城東女學，先後均以史記爲課本。顧學生尙未至專門程度，僅於文章方面，相與討論，私心常以爲未安。近五年來，業務有暇，輒取古人致力史記之書，自行流覽。區區之心，常欲對太史公有所盡力。第自顧所學膚淺，未敢率爾從事。去秋，湯師濟滄創辦文科專校，以講授史記見囑，適余患病劇，未實行。今春病已來校，而史記一課之學程已去一半，欲規畫一完善辦法，以無負於史記，良爲不易。不得已，僅取關於文學方面之十數

篇，作有統系之解釋，次乃以梁啓超氏讀史記法一文授之，而時間已侷促殊甚矣。暑假後，鑒於授課之未可漫無規畫，與自己無力購書之諸般苦難，乃反覆尋思，復與師友，多次商榷，乃有編輯本書之成議。加以文科藏書頗富，吾友曾君慕韓既指陳於前，吾師湯君濟滄姚君孟勳復督促於後，且爲啓迪一切焉。余乃自忘謙陋，謹本梁著大意，略爲損益，並舉年來研究所得，酌爲補充。其必要書籍之原文，概行列入，使讀者易於參閱，而不至有困於尋書之苦。且循序而前，無淺無深，均可有致力之途徑。故謂之史記入門。夫入門云者，僅以此爲準備研究之初步，而欲求升堂入室，尙須有待於他日也。雖然，行路重發軔，行事貴慎始，學校青年，對於研究史記，方行着手，導之前進者，一有失當，則貽誤甯有窮極？自維淺學，竊用徬徨。茲篇所述，乖謬之端，必所多有。特限於學力，苦不自覺耳。爰敘原委，列之簡端，海內賢達，尙其鑒此愚誠，賜以糾繩，俾再版

時得以更正，庶幾貽誤青年之罪，或可稍從末減也夫！
民國十五年十月四日 步陶郭成爽識於惜餘書屋

附本書所用參考書要目

白虎通疏證——陳立

讀書雜誌——王念孫

廣倉學窘叢書——倉聖明治大學刊行

義門讀書記——何焯

十駕齋養新錄——錢大昕

硯桂緒錄——林昌彝

文史通義——章實齋

通志——鄭樵

漢書補注——王先謙

日知錄——顧炎武

史目表——洪飴孫

考信錄——崔東璧

史通——劉知幾

四庫書目提要

文學津梁——周錄游

隋書經籍志——長孫無忌等

求闕齋讀書錄——曾國藩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梁啓超

二十二史考異及拾遺——錢大昕

二十二史劄記——趙翼

十七史商榷——王鳴盛

史記志疑——梁玉繩

史記探源——崔適

史記糾謬——牛運震

- 史記索隱——司馬貞
史記集解——裴 駙
史記正義——張守節
史記評林——凌稚隆
史記訂補——李 笠
史記論文——吳齊賢
史記評選——儲同人
史記評註——牛運震
歸方評點史記
點勘史記讀本——吳擘甫
整理後之史記——許嘯天
史地學報——史地研究會
國學叢刊——國學研究會

史記入門目次

第一章 太史公之生平

第一節 說略

第二節 考證

(一) 太史公繫年考略

王國維

(二) 史記作者之略歷及其年代

梁啓超

第二章 太史公作史記之原因及其全書之內容

第一節 鳥瞰全書之必要

第二節 史記作者之自言

(一) 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二) 漢書司馬遷傳

班固

第三章 史記在國史中之位置

第一節 遷史成功之原因

第二節 重要史籍對於史記之論述

(一) 漢書司馬遷傳贊

班固

(二) 漢書敘傳論史遷之一段

班固

(三) 史通六家篇

劉知幾

(四) 史通二體篇

劉知幾

(五) 通志總序之一段

鄭樵

(六) 隋書經籍志史部之一段

長孫無忌等

(七)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正史類之首段

第四章 史記在文學上之價值

第一節 司馬遷之文學

第二節 各家對於史記文章之批評

(一)贈蓋邦式序 馬存

(二)讀史總評

(三)曾國藩論文

(四)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一段 梁啓超

第五章 研究史記之步驟

第一節 概說

第二節 普通研究法

(一) 性近史學者

(二) 性近文學者

第三節 特別研究法

(一) 縱之研究法

(二) 橫之研究法

介紹苦女兒彈詞

是書爲郭步陶所著所敘爲一女子歷境雖苦而每值山窮水盡峯迴路轉輒有奇遇全書情節甚曲折文詞甚優美其香艷處如時花美女其豪邁處如天馬神龍其爽快處如并剪哀梨其沉痛處如啼猿唳鶴誠近今小說中之能以舊文學提倡新精神者也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均有出售每冊價洋三角

史記入門

隆昌 郭步陶編著

第一章 太史公之生平

第一節 說略

傳有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今吾人既欲研究史記，則史記作者之太史公，其身世如何？其環境如何？其習性行誼以及一切學藝之所造，感念之所寄，究爲何似？甯非吾人所亟欲詳知者乎？顧書缺有間，又值古籍散亂之餘，史乘所載，對於太史公之行藏出處，殊少詳確之傳布。無已，惟於太史公所自作之史記中求之。然亦東鱗西爪，若隱若現，非將全部史記，濫熟胸中，不能得其端倪。且史記本身，頗多殘缺。爲後人篡亂者，亦復不少。倘未細加鑒別，而遽欲根據之，以求古人真正之面目，甯不失之愈遠？夫既須精讀，又須細辨，決非初學所能倉卒從事。然則國內賢達，本其研究所得，以詳示學者所亟欲

詳知之古人，誠當今唯一之急務也。年來喪亂相乘，國學消沉，而見聞所及，尙有足當太史公功臣者二人：一爲海甯王國維，一爲新會梁啓超。王著有太史公繫年考略，梁著有史記作者之略歷及其年代，此二文者，皆根據史漢及其他古籍，以冥搜潛索而作成者。據其所言，太史公蓋生於漢景帝中五年，卒年無可考，大致與漢武帝相終始。其家世爲漢之史官。其父喜，黃老之學，太史公則尊崇儒學，而隱以繼孔子作春秋自命。太史公學有淵源，古文各書，多曾肄業。而尤喜游歷，當時全漢版圖，幾無一處不有其蹤迹。游蹤所至，舉凡社會風尚，名賢遺跡，與夫政教之良惡，民生之疾苦，無不細心考詢，筆之于書。故其文章有奇氣，目光能徧及於各社會，而所取史料，且常爲其他古籍所未有。漢代史官，專司歷算，故武帝改正朔，雖參與者多人，而太史公實始終主持其事。此蓋太史公於作史外，可爲特記之要端也。漢武爲雄才大略之君主，對於太史

公文學，特加倚重；故太史公雖以李陵事獲罪，而旋即任以中書令，出入機要，寵命有加，迥非其他泛泛史官，所可比擬。凡此皆太史公一生行事之大略也。欲知其詳，請讀以下王梁兩君之文：

第二節 考證

(一) 太史公繫年考略

王國維

公姓司馬氏，名遷，字子長，

案子長之字史記自序與漢書本傳皆不載，揚子法言寡見篇或問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又君子篇多愛不忍子長也。

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子長二字之見於先漢人著述者，始此。嗣是王充論衡超奇變動須頌案書諸篇，張衡應閒皆稱司馬子長，或單稱子長，是子長之字兩漢人已多道之。正不必以不見史漢爲疑矣。

左馮翊夏陽人也。

案自序司馬氏入少梁在晉隨會奔秦之歲，即魯文公七年，周襄王三十二年，越二百九十一年，至秦惠文王八年，而魏入少梁，河西

地於秦十一年，改少梁曰夏陽，自司馬氏入少梁，迄史公之生，凡四百七十五年。

自序云：「昔在顓頊，至於夏商，重黎氏世序

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

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與武安君共抗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死，杜郵，葬於華池。

集解引晉灼曰地名在郿縣索隱云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國維案水經注河水篇陶渠水又東南逕

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城西北漢陽太守殷濟精舍四里所此索隱所本也。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

昌生無澤，漢書作母憚

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集解引蘇林曰長安

北門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云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國維案水經注河水篇陶渠水又南逕高門原蓋層密墜缺故流高門之稱矣又云高門原東去華池三里太平寰宇記同州韓城縣下引水經注高門原南有層阜秀出雲表俗謂馬門原正義引括地志亦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蓋亦古本水經注馬門原或以司馬氏冢地名矣。喜生談，談為太

史公。說見後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歷書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閭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天官書自漢之為天文

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漢書律歷志元封七年造漢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閭與焉又公孫宏傳論治歷則唐都落下閭是唐都實與於太初改歷之役考司馬談卒于元封元年而其所師之唐都至七年

尚存則都亦壽考人矣。受易於楊何，儒林列傳易漢與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當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漢書儒林傳何字叔元 習道

論於黃子。集解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案傳云轅固生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是黃生與司馬談時代略相當徐說殆是也談既習道論故論六家要旨頗右道家與史公無與乃楊雄云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班彪譏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認司馬談之說為史公之說矣 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有子曰遷，即

公是也。

漢景帝中五年丙申，公生一歲。

案自序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此下奪 年二十八，三

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無此文當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條當本先漢記錄非魏晉人語說見後 案三年者，武帝

之元封三年，苟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則當生於建元六年。然張守節正

義於自序「為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下云：「案遷年四十二歲。」

與索隱所引博物志，差十歲。正義所云，亦當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隱所引博

物志年二十八，張守節所見本作年三十八，三訛為二，乃事之常，三訛為四，

則於理爲遠。以此觀之，則史公生年當爲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又案自序「遷生龍門」，龍門在夏陽北。正義引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而華池則在韓城縣西南十七里，相去七十里。似當司馬談時，公家已徙而向東北。然公自云：「生龍門」者，以龍門之名，見於夏書，較少梁夏陽爲古，故樂用之，未必專指龍門山下。又云：「耕牧河山之陽。」則所謂龍門，固指山南河曲數十里間矣。

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六歲。

五年乙巳，十歲。

案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引劉伯莊說謂：「即左傳國語世本等書是也。」見余漢代古文考考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年封間，是時當已入官。公或隨父在京師，故得誦古文矣。自是以前，必已就閭里書師受小學書，故十歲而能誦

古文。

元光元年丁未，十二歲。

二年戊申，十三歲。

案漢舊儀

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五引

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

古諸侯之史記。

西京雜記卷六文略同

考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則衛宏說非也。

或本作二十。誤倒爲十二，又訛爲十三與。

元朔元年癸丑，十八歲。

三年乙卯，二十歲。

案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考自序所記，亦不盡以游之先後爲次。其次當先浮沅湘，闕九疑，然後上會稽，自

是北涉汶泗，過楚及梁而歸。否則既東復西，又折而之東北，無是理。史公此行，據衛宏說，以爲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也。然公此時尙未服官，下文云：「於是遷始仕爲郎中。」明此時尚未仕，則此行殆爲宦學而非使命矣。

又案史公游蹤，見於史記者，五帝本紀曰：「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封禪書曰：「余從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河渠書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溧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齊太公世家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玕，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魏世家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伯夷列傳曰：「余登箕

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孟嘗君列傳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信陵君列傳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春申君列傳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屈原賈生列傳曰：「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蒙恬列傳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湮谷，通直道，固已輕百姓力矣。」淮陰侯列傳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樊鄴滕灌列傳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自序曰：「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是史公足跡，殆遍宇內。所未至者，朝鮮河西嶺南諸郡耳。此上所引，其有年可考者，仍各繫之于其年下，餘大抵是歲事也。是歲所歷各地，以先後次之如左：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屈原賈生列傳浮於沅湘。自序闕九疑。自序南登廬山，觀禹

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滄。河渠書上會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蘇，望五湖。河渠書適

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春申君列傳 據越絕書適淮陰。淮陰侯列傳行淮泗濟漯。河渠書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自序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孔子世家扈困鄆，薛彭城。自序過薛。孟嘗君列傳適豐沛。樊鄆

滕灌列傳過梁楚以歸。自序適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傳

又案漢書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

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公從安國問古文尚書，其年無考。孔子世家但云「

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驩，驩生卬。」旣云蚤卒，而又

記其孫。則安國之卒，當在武帝初葉。以漢書兒寬傳考之，則兒寬爲博士弟

子時，安國正爲博士；而兒寬自博士弟子補廷尉文學卒史，則當張湯爲廷尉時。湯以元朔三年爲廷尉，至元狩三年遷御史大夫，在職凡六年。寬爲廷尉史，至北地視畜數年，始爲湯所知。則其自博士弟子爲廷尉卒史，當在湯初任廷尉時也。以此推之，則安國爲博士，當在元光元朔間。考楮大亦以此時爲博士，至元狩六年猶在職。然安國旣云蚤卒，則其出爲臨淮太守，亦當在此數年中。時史公年二十左右。其從安國問古文尙書，當在此時也。又史公於自序中，述董生語。董生雖至元狩元朔間尙存，然已家居，不在京師。則史公見董生，亦當在十七八以前。以此二事證之，知博物志之年二十八爲太史令，二確爲三之訛也。

元狩元年己未，二十四歲。

元鼎元年乙丑，三十歲。

案自序云：「於是遷仕爲郎中。」其年無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間。其何自爲郎，亦不可考。

四年戊辰，三十三歲。

案封禪書：「明年冬，天子郊雍。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邱，如寬舒等議。」考漢書武帝紀是歲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則司馬談等議立后土，乃十月事也。談爲太史令，始見此。

五年己巳，三十四歲。

案五帝本記：「余嘗西至空同。」考漢書武帝紀：「是歲冬十月，行幸雍，祠

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公西至空同，當是是歲十月扈從時事。

又案封禪書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瑱玉，嘉牲。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一郊見。」

案漢書武帝紀「是歲十一月，立太時於甘泉，天子親郊見。」則太史談等議泰時典禮，當在是月。

元封元年辛未，三十六歲。

案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云云。考漢書武帝記「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

雋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當在置郡之後。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緄氏，登崇高，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還，登封泰山，復東巡海上，自碣石至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蓋史公自西南還報命，當在春間。時帝已東行，故自長安赴行在。其父談當亦扈駕至緄氏崇高間。或因病不得從，故留滯周南。適史公使反，遂遇父於河洛之間也。史公見父後，復從封泰山，故封禪書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山川而封禪焉。」後復從帝海上，自碣石至遼西。故齊太公世家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又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故蒙恬傳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直道者，自九原抵雲陽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紀所謂「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湮谷，直通之」者也。父談之卒，當在是秋。或在史公扈駕之日矣。

二年壬申，三十七歲。

案河渠書「余從負薪塞宣房。」考漢書武帝紀「是歲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史公既從塞宣房，則亦從至緱氏東萊泰山矣。

三年癸酉，三十八歲。

案自序「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引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當作三十八說見上三年六月乙卯

除六百石也。考史公本夏陽人而云茂陵顯武里者，父談以事武帝故遷茂

陵也。大夫者，漢爵第五級也。漢人履歷，輒具縣里及爵。扁鵲倉公列傳有一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敦煌所出新莽時本簡，有敦德亭閒田東武里士伍

王參是也。或並記其年，敦煌漢簡有新望興盛里公乘口殺之年卅八，又有

口口中陽里大夫呂年廿八。此云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三十八，與彼

二簡正同。乙卯者，以顓頊歷及殷歷推之，均爲六月二日。由此數證，知博物志此條，乃本於漢時簿書，爲最可信之史料矣。

又案公官爲太史令，自序具有明文。然全書中自稱及稱其父談，皆曰太史公。其稱父爲公者，顏師古及司馬貞均謂遷自尊其父，稱之曰公。其自稱公者，桓譚新論謂：「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見孝武本紀及自序索隱引。韋昭則以爲外孫楊惲所稱，見孝武本紀集解。

張守節正義則以爲遷所自稱。案東方朔卒年雖無可考，要當在史記成書之前。且朔與公友也，藉令有平定之事，不得稱之爲公。又秦漢間人著書，雖有以公名者，如漢書藝文志易家有蔡公二篇；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名家，有黃公四篇，毛公九篇。然此或後人所加，未必其所自稱。則桓譚張守節二說，均有所不可通。惟公書傳自楊惲，公於惲爲外王父，父談又其外曾祖。

父也。稱之爲公，於理爲宜。韋昭一說，最爲近之矣。自易令爲公，遂滋異說。漢

儀注謂：「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

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太史公自序集解漢書本傳注

如淳說皆引此文西京雜記卷六語略同亦吳均用漢儀注文也又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吏皆秩二百石。」自序

正義引漢舊儀案漢舊儀與漢儀注本一書皆漢舊儀注之略稱衛宏所撰也臣瓚駁之曰：「百官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

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集解引晉灼駁之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

上，且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爲正。」漢書本傳注引虞喜志林又爲調停之說曰：「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

道。其官屬猶以舊名，尊而稱公也。」自序索隱引國維案，漢官皆承秦制，以丞相太

尉御史大夫爲三公，以奉常郎中令等爲九卿。中間名有更易，員有增損，而

其制不變。終先漢之世，惟末置三師。在丞相上，他無所聞。且太史一官，本屬奉常，與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五令丞聯事，無獨升置丞相上之理。且漢之三公，官名上均無公字，何獨於太史稱太史公？史公報任安書云：「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宋祁援此語以破衛宏，其論篤矣。且漢太史令之職，掌天時星歷，續漢志不掌記事。則衛宏序事如古春秋之說，亦屬不根。既不序事，自無受天下計書之理。晉灼謂：「宏說多不實。」其說是也。竊謂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見茂陵中書，公爲太史令，見於自序，較之衛宏所記，自可依據。至太史令之秩，漢書百官公卿表無文，或以爲千石。報任安書：「鄉者僕嘗側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秩千石，故比下大夫。或以爲八百石，」漢書律歷志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有司劾壽王：「吏八百石，古

之大夫。服儒服，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據此，則太史令秩八百石。或以爲六百石，則漢舊儀北堂書抄三十五引續漢書百官志皆同。又據索隱所引博物志，則史公時秩亦六百石。案史公自稱：「僕嘗廁下大夫之列。」而自序又稱「壺遂爲上大夫。」太初元年事據漢書律歷志壺遂此時爲大中大夫，而大中大夫秩千石。千石爲上大夫，則八百石爲中大夫，六百石爲下大夫矣。漢時官秩以古制差之，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當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當古上中下三卿。千石，八百石，六百石，當古中下三大夫。五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當古上中下士。續漢志引漢舊注：即漢舊儀注「三公東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則下大夫六百石審矣。又漢書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是亦隱以比二千石以上當古之卿，比六百石以上

當古大夫，比二百石以上當古之士。則下大夫之爲秩六百石，蓋昭昭矣。臣瓚千石之說，別無他據。元鳳中太史令張壽王之秩八百石，或以他事增秩。據史公所自述，自以六百石之說爲最長矣。

四年甲戌，三十九歲。

案五帝本紀「余北過涿鹿。」考漢書武帝紀「是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迺縣北界。」今案漢書地理志涿鹿縣在上谷，不在涿郡。然五帝本紀集解引服虔曰：「涿鹿在涿郡」是服虔固以獨鹿涿鹿爲一地。史公北過涿鹿，蓋是年扈蹕時所經。

太初元年丁丑，四十二歲。

案漢書律歷志「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

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毀，宜改正朔。」於是乃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闕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

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記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閔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乃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日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云云如是則太初改歷之議，發於公，而始終總其事者，亦公也。故韓長孺傳言：「余與壺遂定律歷。」漢志言：「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蓋公爲太史令，星歷乃其專職。公孫卿壺遂雖與此事，不過虛領而已。孔子言：「行夏之時。」

五百年後，卒行於公之手。後雖歷術屢變，除魏明帝外，無敢復用亥子丑三正者。此亦公之一大事業也。

又案自序「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乎斯乎！』」
談遺命，然其經始則在是年。蓋造歷事畢，述作之功乃始也。

天漢元年辛巳，四十六歲。

三年癸未，四十八歲。

案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徐廣曰：「天漢三年。」
正義亦云。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然據李將軍匈奴列傳及

漢書武帝紀李陵傳，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蓋史公以二年下吏，至三年尙在縲繼。其受腐刑，亦當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

太始元年乙酉，五十歲。

案漢書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事當在此數年中。鹽鐵論周秦篇今無行之人，一旦下蠶室，創未愈，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云云。是當時下蠶室者，刑竟卽任以事。史公父子，以文學登用。奉使扈從，光寵有加。一旦以言獲罪，帝未嘗不惜其才。中書令一官，始於武帝。或竟爲公而設，亦未可知也。

又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有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尙方，御史，永巷，內者，官者，八官。令丞中書令，卽中書謁者令之略也。漢舊儀大唐六典卷九引中書令領贊尙書，出入奏事，秩千石。漢書佞倖傳「蕭望之之建白，以爲尙書百官之本，國

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成帝紀「建始四年春，罷中書宦官，置尙書員五人。」續漢書百官志尙書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據此，似武帝改尙書爲中書，復改士人用宦者。成帝復故。然漢書張安世傳「安世，武帝末爲尙書令。」霍光傳「尙書令讀奏。」諸葛豐傳有「尙書令堯。」京房傳「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尙書令。」事皆在武帝之後，成帝建始之前。是武帝雖置中書，不廢尙書。特於尙書外，增一中書令，使之出受尙書事，入奏之於帝耳。蓋寬饒傳與佞倖傳亦謂之「中尙書。」蓋謂中官之幹尙書事者，以別於尙書令以下士人也。漢舊儀北堂書鈔卷五十七引尙書令并掌詔奏，既置中書掌詔誥答表，皆機密之事。蓋武帝親攬大政，丞相自公孫宏以後，如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等皆以

中材備員，而政事一歸尙書。霍光以後，凡秉政者，無不領尙書事。尙書爲國政樞機，中書令又爲尙書之樞機，本傳所謂「尊寵任職」者，由是故也。

太始四年戊子，五十三歲。

案公報兗州刺史任安書，在是歲十一月。漢書武帝紀是歲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還，幸建章宮。書所云：「會從上東來」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書所云：「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者也。是報任安書，作於是冬十一月無疑。或以任安下獄，坐受衛太子節當在征和二年，然是年無東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與報書不合。田叔列傳後載褚先生所述武帝語曰：「任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嘗活之。」是安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報任安書自在太始末審矣。

征和元年己丑，五十四歲。

後元元年癸巳，五十八歲。

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六十歲。

案史公卒年，絕不可考。惟漢書宣帝紀載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丙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此內謁者令，師古注云：「內者署屬少府，不云內謁者。」劉漢書刊誤，因以謁爲衍字。又案劉屈氂傳有內者令郭穰在征和三年，似可爲劉說之證。然丙吉傳亦稱內謁者令郭穰，與宣紀同。然則果宣帝紀與丙吉傳衍謁字，抑劉屈氂傳奪謁字，或郭穰於征和三年爲內者令，至後元二年又轉爲內謁者令，均未可知也。如謁字非衍，則內謁者令，當卽中謁者令，亦卽中書謁者令。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然中謁者令，本

漢初舊名樊鄴膝灌列傳「漢十月，拜灌嬰爲中謁者。」漢書魏相傳述高帝時有「中謁者趙堯等。」高后時始用宦官，漢書高后紀「少帝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史記呂后本紀作大中謁者張釋又稱宦官令張澤自是一人。大中謁者，乃中謁者之長，猶言謁者令也。成帝紀注引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爲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其言當有所本。賈捐之傳捐之言：「中謁者不宜受事。」此即指宣帝後中書令出取封事見霍光傳言之。是則中書謁者，武帝後亦兼稱中謁者，不待成帝始改矣。由是言之，宣帝紀與丙吉傳之內謁者令，疑本作中謁者令，隋人諱忠，改中爲內，亦固其所。此說果中，則武帝後元二年郭穰已爲中謁者令，時史公必已去官，或前卒矣。要之史公卒年，雖未可遽知，然視爲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也。

史記記事，公自謂「訖於太初」，班固則謂「訖于天漢」。案史公作記，創始于太初中，故原稿記事以元封太初爲斷，此事於諸表中，蹤跡最明。如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皆訖太初四年，此史公原本也。高帝功臣年表，則每帝一格，至末一格，則云建元元年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又云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以武帝一代，截而爲二。明前三十六年事，爲史公原本，而後十八年事，爲後人所增入也。惠景間侯者年表與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末太初已後一格，亦後人所增。餘如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封以前六元各占一格，而太初以後五元并爲一格，尤爲後人續補之證。表旣如此，書傳亦宜然。故欲據史記記事以定史公之卒年，尤不可恃。故據屈原賈生列傳，則訖孝昭矣。據楚元王世家，則訖宣帝地節矣。據歷書及曹相國世家，則訖成帝建始矣。據司馬相如列傳，則訖成哀之際矣。凡此在今史記

本文，而與褚先生所補無與者也。今觀史記中最晚之記事，得信爲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傳之李廣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餘皆出後人續補也。

史公雖居茂陵，然冢尙在夏陽。水經注河水篇，陶渠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又歷高陽宮北，又東南歷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案漢永嘉無四年，晉永嘉時又無漢陽郡，此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疑四字或誤。括地志正義引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城東南，與水經注合，又云：「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則誤也。

史公子姓無考，漢書本傳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是史公有後也。女適楊敞。漢書楊敞傳：「敞子忠忠，弟惲惲，母司馬遷女也。」又云：「大將軍光謀廢昌邑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

洽背，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敝夫人遽從東廂，謂敝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敝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案懽爲敝幼子，則敝傳與延年參語之夫人，必公女也。廢立之是非，姑置不論。以一女子，而明決如此，洵不愧爲公女矣。

史公交游，據史記所載，屈原、賈生、列傳有賈嘉，刺客、列傳有公孫季、功、董生，

樊鄴、滕、灌、列傳有樊它、廣、鄴生，陸賈、列傳有平原君子，朱建張釋之、馮唐、列

傳有馮遂，字王孫，趙世家亦云余聞之馮王孫田叔、列傳有田仁，韓長孺、列傳有壺遂，衛將軍、票

騎、列傳有蘇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孫季、功、董生，非仲舒曾與秦夏無且游，考荆

軻刺秦王之歲，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見史公道、荆

軻事。又樊它、廣及平原君子，輩行亦遠在史公前。然則此三傳所紀，史公或

追記父談語也。自馮遂以下，皆與公同時。漢書所紀有臨淮太守孔安國，騎都尉李陵，益州刺史任安，皇甫謐，高士傳所記有處士擊峻。

史公所著百三十篇，後世謂之史記。史記，非公所自名也。史公屢稱史記，非自謂所著書。周本紀云：「太史伯陽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又云：「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六國表云：「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又曰：「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天官書云：「余觀史記，考行事。」孔子世家云：「乃因魯史記作春秋。」自序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凡七稱史記，皆謂古史也。古書稱史記者，亦然。逸周書有史記解鹽鉄論散不足篇云：「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公羊疏引春秋說謂春秋緯云：「丘攬史記。」又引閔因敘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感精。」

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至後漢猶然。越絕書四云：「夫子作經，攬史記。」

「東觀漢記初學記卷二十一引云：「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後漢書改史記爲國史公羊莊七年傳，何休注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是漢人所謂史記，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書，明太史公書當時未有「史記」之名也。故在前漢則著錄於向歆七略者，謂之「太史公百三十篇。」楊惲傳謂之「太史公記。」宣元六王傳謂之「太史公書。」其在後漢則班彪略論王充論衡超奇案書對作等篇，宋忠注世本左傳正義引亦謂之「太史公書。」應劭風俗通謂之「太公記」見卷一及卷六亦謂之「太史記。」見卷二是兩漢不稱史記之證也。惟後漢書班彪傳稱司馬遷作史記，乃范曄語。西京雜記卷二稱司馬遷發憤作史記，則吳均語耳。稱太史公書爲史記，蓋始於魏志王肅傳，乃太史公記之略語。抱朴子內篇猶以太史公記與史記互稱，可知以史記名書，始于魏晉間矣。

竊意史公原書本有小題而無大題。此種著述，秦漢間人本謂之記。六國表云「太史公讀秦記」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漢著記百九十卷」後漢班固劉珍等在東觀所作者，亦謂之漢記。蔡邕等所續者謂之後漢記。則稱史公所撰爲太史公記，乃其所也。其略稱史記者，猶稱漢舊儀注爲漢舊儀。漢舊注，說文解字爲說文，世說新語爲世說矣。

史記一書，傳播最早，漢書本傳「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播焉。」所謂「宣播者，蓋上之於朝，又傳寫以公於世也。」七略春秋類，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宣元六王傳成帝時，東平王宇來朝，上書求太史公書，是漢秘府有是書也。鹽鐵論毀學篇大夫曰：「司馬子有言：「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見貨殖列傳此桓寬述桑宏羊語，考桑宏羊論鹽鐵，在昭帝始元六年，而論次之之桓寬，乃宣帝時人，此引貨殖傳語，卽不出宏

羊之口，亦必爲寬所潤色。是宣帝時民間亦有其書。嗣是馮商楮先生劉向楊雄等均見之，蓋在先漢之末，傳世已不止一二本矣。

漢世百三十篇，往往有寫以別行者。後漢書竇融傳「光武賜融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又循吏列傳明帝賜王景河渠書是也。

記言記事，雖古史職然。漢時太史令但掌天時星歷，不掌記載。故史公所撰書，仍私史也。況成書之時，又在官中書令以後，其爲私家著述甚明。故此書

在公生前，未必進御。乃漢舊儀注自序集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

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西京雜記卷六同。魏志王肅傳亦云：「漢武帝聞

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記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

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二說，最爲無稽。自序與報任安書皆作于

被刑之後，而自序最目有孝景今上兩本紀，報任安書亦云：「本紀十二。」

是無削去之說也。

隋書經籍志別集類，有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蓋後人所輯，書已久佚。今其遺文存者，悲士不遇賦，見藝文類聚卷三十。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及文選。與摯伯陵書，見皇甫謐高士傳。悲士不遇賦，陶靖節感士不遇賦序及劉孝標辨命論俱稱之，是六朝人已視爲公作，然其辭義殊未足與公他文相稱。若與摯伯陵書，則直恐是贗作耳。

隋志子部五行家載梁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他書所引，則作素王妙論。史記越王句踐世家集解北堂書鈔卷四十五，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及四百七十二，各引一條，其書似貨殖列傳，蓋取貨殖傳「素封」之語。故曰「素王」非殷本紀「素王九主」之事，亦非「仲尼素王之素王」殆魏晉人所依託也。

(二) 史記作者之略歷及其年代

梁啓超

史記百三十篇，漢太史令司馬遷作。遷字子長（見揚雄法言及王充論衡）左馮翊夏陽人，據自序「司馬氏入少梁」語，案推漢地。今陝西之同州韓城縣也。司馬氏世典周史。遷父談，以漢武帝建元元封間仕爲太史令。談卒，遷襲官。遷生卒年，不見於太史公自序及漢書司馬遷傳。惟據自序云：「爲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張守節正義云：「案遷年四十二歲。」以此推算，知遷生於景帝中五年。（西紀前一四五〇年）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遷皆傳其學。遷又受業孔安國，治尚書，聞春秋於董仲舒。喜游歷，足跡徧天下。其經行之地見於本書者如下：

五帝本紀：「余嘗西至空同，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

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河，遂至於會稽，大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

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潒，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維。北自龍門至於朔方。」

齊太公世家：「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餘里。」

魏世家：「吾適故大梁之墟。」

孔子世家：「余適魯，觀仲尼廟堂。」

伯夷列傳：「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孟嘗君列傳：「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春申君列傳：「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

屈原賈生列傳：「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

蒙恬列傳：「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

淮陰侯列傳：「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

樊鄴 滕灌 列傳：「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

太史公 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鄆，薛 彭城過梁楚以歸。」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吾儕試取一地圖，按今地，施朱綫，以考遷游蹤，則知當全漢版圖，除朝鮮 河西 嶺南諸新開郡外，所歷殆徧矣。

遷初仕爲郎中，及繼父任太史令，則奉詔修太初歷，自發議迄頒定，皆遷主之。始末具詳漢書律歷志。修歷事畢，從事作史。史未成，因上書救李陵，獲罪下蠶室。已而爲中書令，尊寵任事。其卒年無考，大率在武帝末年。今據王靜安（國維）所著太史公繫年考略，略表其行歷年代如下：

西紀前一四五（景帝中五年）遷生。

前一四〇（武帝建元元年）六歲。

前一三六（建元五年）十歲。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

前一三四（元光元年）十二歲。

前一二八（元朔元年）十八歲。

前一二六（元朔三年）二十歲。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過梁

楚以歸。」（全文見前。）所記或不止一年事。要之自二十歲起游學四方也。

前一二二（元狩元年）二十四歲。史記所記事，訖於是年。

據自序曰：「故述往事，思來者，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集解：張宴曰：

「武帝獲麟，以爲述事之端，上包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漢書揚雄傳云：「太史公紀六國歷楚漢，訖麟止。」後漢書班彪傳云：「

太史令司馬遷，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記，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

「右據遷所自言及揚雄班固言，（揚雄傳雄所自作，班書全采之。班彪傳，班固作，范書全采之。）則「麟止」一語，殆爲鐵案。案武帝獲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西紀前一二二）孔子作春秋，訖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史記竊比春秋，時亦適有獲麟之事，故所記以此爲終限。然則武帝本紀當敍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傳稱是，凡此年以後之記事，皆非原文。此標準宜爲最可信據者。」

前一六（元鼎元年）三十歲。自序云：「於是遷仕爲郎中。」其年無可考，大約在元狩元鼎間。

前一〇（元封元年）三十六歲。自序云：「奉使西征巴蜀，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遷自南歸，見父談於河洛之間。未幾，談卒，遺命遷作史。

前一〇八（元封三年）三十八歲。始爲太史令。自序云：「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

前一〇四（太初元年）四十二歲。據漢書律歷志，元封七年，因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法廢壞，宜改正朔。」乃詔以明年爲太初元年，命遷等造漢歷，選鄧平及民間治歷者二十餘人參其事。事竣，詔遷頒所造八十一分歷，卽所謂太初歷也。遷生平事業，造歷之功，蓋亟於作史云。

史記蓋以是年屬稿。自序云：「五年（爲太史令後之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太史公曰：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小子何敢多讓焉……於是論次其文……」

前一〇〇（天漢元年）四十六歲。下獄被刑。自序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徐廣注曰：「天漢二年。」（據李將軍列傳及匈

奴列傳，李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是時史記尙未成書。故報任安書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

前九六（太始元年）五十歲。漢書本傳云：「遷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事。」當在此數年中。

前九三（太始四年）五十三歲。是年有報益州刺史任安書。書見漢書本傳，不著年月。惟書中有「會東從上來」語，又有「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語。考漢書武帝紀：「是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還幸建章宮。」是所謂「東從上來」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即所謂「季冬從上雍」也。故知報書在是年。遷時爲宦侍。故每出必扈行也。

前九二（征和元年）五十四歲。

前八八（後元元年）若遷尙在，則其年五十八歲。明年武帝崩。

遷卒年，絕無可考。惟據漢書宣帝記，載武帝後元二年遣使盡殺長安獄囚，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云云。案續漢書百官志，知內謁者令卽中書謁者令，亦卽中書令。然則其時遷不在中書，計當前卒矣。大約遷之年，與武帝相始終也。

第二章 太史公作史記之原因及其全書之內容

第一節 鳥瞰全書之必要

太史公之作史記，非爲作史而作；蓋寓有微意，以自成其一家言也。申而言之，約有三端：（一）司馬氏世爲史官，父談欲有所著述，而齎志以去；太史公親受遺命，故不能不勉成此書，以慰父談在天之靈。（二）太史公幼承家訓，長游學四方，飽經世故，又執業大經師董仲舒之門，深研孔聖所著春秋之微言大義，

故將平生抱負，一一託之史記，代爲傳出。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是也。(二)太史公著書未竟，忽遭李陵之禍，於是憤懣鬱結，發爲文詞，以暢吐其胸中久蓄不平之奇氣。凡此皆吾人於未讀史記全書以前，所當首先了解者也。

此旨既明，請進而詳觀其全書之內容。夫吾人今日任讀何書，必先鳥瞰全書，得其大要；然後再從細審查，何部分爲全書之綱要？何部分爲全書之精華？何部分可略觀大意，即爲畢事？何部分須精細研摩，以求無負作記者之苦心？其爲古書，則相去之世代既遠，後人之纂雜僞託，尤所難免；披覽之際，所以去僞存真之道，亦應加以注意。凡此皆吾人研究讀書法之第一入手處，而于讀史記爲尤要。蓋史記一書，其組織極爲複雜；綜觀全部，有用編年體者，爲本紀與世家是；有用譜牒式者，如表是；有以人爲主體而記述者，如列傳是；有以典章

文物爲中心而錄載者，如書是；且于同一體式中，而又有夾敘夾議或即事直書之不同。是誠千變萬化，極文章之能事；而此中參伍錯縱，調劑其平，太史公亦殊具一番慘淡經營之苦心也。

史記全書，篇帙浩繁，文詞瞻富。初學者方從事研究，欲涉獵之而得其大要，雅非甚短時間所能允許。太史公知其然，故于全書之末，殿以自序一篇，將其著書旨趣，與夫全書要目，一一揭出，俾後世讀其書者，知所問津焉。惜普通學者，狃于讀書程式，往往于全書已將卒業之際，自序一篇，方行讀及，故亦滑口讀過，莫能得較多之益處耳。茲特鄭重提出，並爲詳加簽注。凡前人所已有者，爲之刪繁存要；其未有而理所必需者，則爲之斟酌補加。總期讀此一篇，而太史公著書真意，與史記全書鵷影，悉呈現于吾人心腦之前。幾庶此後精研遷史，乃更親切而有味。惟是被刑以後，太史公所事之可考者，尙有報任安書一篇。

其可珍視，亦不在自序下。故漢書遷傳除前半直鈔自序外，即附以報任安書，而班固自己曾不多著筆墨。茲取王先謙補注本，併錄於次，以便觀覽焉。

第二節 史記作者之自言

(一) 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顛頊，顛頊者五帝中之一氏也，亦一代之通稱。○又白虎通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漢書

正黎以司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淮南子云：天道圓圓者主明，南正主明之義也。又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天用莫如日，人用莫如火。司天屬神者主日，司地屬

民者主火，南正向明以測日火。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

氏世序天地。索隱引劉氏云：少昊之後曰重顛頊，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

曰封為程國。先序世系分三節第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何焯曰：詩常武王伯休甫字也。○一節顛頊至夏商。

父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正當宣王之時，已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僅時王所命之官別為司馬氏也。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張惠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頊，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漢書作而司馬氏入少梁。顏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

所滅號為少梁○故城
在今陝西韓城縣南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

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顏師古曰：劍論，劍術之論也。

蒯聩其後也。如淳曰：刺客傳之蒯聩也。沈欽韓曰：淮南主術訓握術劍鋒以

離北宮司馬蒯聩不使應敵，非刺客傳中人。張文虎曰：刺客傳無蒯聩，惟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云云，疑蓋聶即蒯聩之誤。○古蒯字本作蔽，與蓋並從草，叔益形相涉，爾雅釋詁，叔釋文云：又作聩，說

文耳部聩字，重文作聩，與聶字形相涉，蓋傳寫錯亂所致。◎第二節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

蜀。遂拔，應劭曰：秦惠王欲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因而守之。錯孫靳，漢書作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

梁更名曰夏陽。少梁更名夏陽，尚在惠後九年。錯拔蜀之前，此文補述之也。靳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趙邑故城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

軍，文穎曰：趙孝成時，時事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秦地今陝西咸陽縣東有杜郵館。葬於華池。水經注：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

西北四里許。○夏陽今陝西韓城縣。靳孫昌，昌為秦主，漢書作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聩玄孫卬為武信君

將，王念孫曰：蒯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卽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始皇是記者之誤也。而徇朝歌，殷紂之都，故城在今河南淇縣。諸侯之相

王，王卬於殷。顏師古曰：項羽封卬為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三節在秦總後半段又分三節

昌生無澤，漢書作毋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王先謙曰百官表爵九級曰五大夫卒，皆葬

高門。顏師古曰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許喜生談，談爲太史公。一段世系下乃入談傳

太史公。史記一書惟自序前半稱太史公及封禪書兩稱太史公指其父餘皆遷自稱之詞學天官於唐都。即漢書律歷志所云方士唐都是受易於

楊何。何字叔元，當川人習道論於黃子。儒林傳謂之黃生◎三總句黃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漢書作諄，顏師古曰悖惑也各習所師書惑於所見也李笠曰師悖者謂以悖爲師也顏說未是乃論六家

困學紀聞十一日西山真氏云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耳不知儒者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之要

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先從易起，頂受易來，夫陰陽，儒，墨，

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顏師古曰直猶但也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司馬貞曰六家同歸於正然所

從之道殊塗學者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者耳錢大昕曰爾雅省善也有省有不省言有善有不善耳◎先點六家名，目作一段，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

漢書作詳李慈銘而衆。王先謙曰衆猶多也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張守節曰言拘束於時日令其人多所畏懼也然其序

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顏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尊，韋昭云：墨翟之術也。尙儉

是以其事不可徧循；顏師古曰：言難盡用也。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

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獨換一名家使人儉，董份以爲檢字之誤。王先謙云：董說也是也。名家以察覈名實爲務，不

得云儉蓋儉卽斂也。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注檢斂也。○謬荃孫曰：古儉檢險多通用。易君子以儉德避難。虞翻云：一作險。險且枕，釋文云：古文鄭本作檢可證。而善失眞。先

謙云：名家以繩墨檢察人，使各約束於禮而不得肆。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眞。若作儉則與墨家義犯矣。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

精神崱一，動合無形，瞻漢書作澹。顏師古曰：澹古瞻字。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

之善，撮撮總取也。音千活反。名法之要。◎又總貫點六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操執持也。音倉刀切。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

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漢書作佚。顏師古曰：佚樂也。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

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絀，漢書作黜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

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漢書作蚤衰顏師古曰蚤古早字。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先略序六家大指作

一段又提出儒家一節。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言各有禁忌謂日

月各有教令，漢書令下有曰字。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

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經也。經常法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

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

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究盡也當丁也丁當雙聲互訓淮南子齊俗訓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織當年與丁

壯對文同義是其證此言禮文繁縟雖丁壯不能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

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自此以下

韓子之文故稱曰也。一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張守節曰屋蓋曰茨以茅覆屋也，不剪采，漢書作採椽不刮，張守節曰採取

為椽不音軌徐廣剗削也。食土簋音軌徐廣，曰一作啜，啜漢書作歛。土刑顏師古曰，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梁之食王念孫，曰糲粗

米也。梁食之精者，不得以糲。梁連文，梁當為粢字之誤。藜藿之羹張守節曰，藜似藿而表亦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

棺三寸張守節曰，以桐木為棺，其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

法若此漢書使作，故法作共。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

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顏師古曰，給亦足也。人人家皆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

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顏師古曰，繳公鳥反，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明大體也。

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專作割而作時，顏師古曰，割讀與專同。故曰：「使人儉而善

失真。」若夫控責名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雜交互，明知事情也。鄧析子無厚循名責實君子之事也。此不可不察

也。又排六家作一段前段由正而反故用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張守節曰無爲者然其轉此段由反而正故用故曰接守清淨也無不爲

者生育萬物也○道德經其張守節曰各守其實易行，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

爲本，以因循爲用。張守節曰任其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

物後，漢書作不爲物先後○章昭曰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張守節曰因時之物成法爲業有度無

度，因物與合。張守節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一本作與舍漢書作與舍○王念孫曰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故曰：「聖人不可

時變是守。」漢書朽作巧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王念孫曰史記原文蓋亦作聖人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巧字古讀若稜正與守

爲韻上文云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以虛無爲本即所謂聖人不巧也以因循爲用即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爲之術故顏注曰無機

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權篇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虛者，道之常也。王啓原曰韓非解老云虛者改爲聖人不朽則與時變是守之義迥不相涉矣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有

常因者，君之綱也。張守節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惟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

之端，顏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漢書作款服虔曰款空也王先謙曰言爲心聲有實者爲正言無實者爲空言窾言

不聽，漢書乃作迺。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顏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

合大道，混混冥冥。顏師古曰：元氣之貌也。混音胡本反。光耀天下，復反無名。顏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

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反，漢書作合。故聖人重之。◎正與前段應。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

先定其神，漢書神下有形字。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顏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論六家

序排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前點易天官黃老易與黃老說過。此歸到天官。○談傳終下入遷傳。有子曰：「遷，」遷生龍

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今山西河南陝西韓城間。耕牧於河山之陽。顏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司馬貞曰：遷及

名古文也。王先謙曰：史公從孔安國問，貞蓋誤以孔為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張晏曰：禹

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穴，民間云禹入此。探禹穴，闕九疑，山名在湖南甯遠縣南六十里。舜墓在焉。浮於沅

穴。○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三里。

湘；沅今名沅江其源出貴州都勻縣之雲霧山流入湖南境乃名沅水○湘一名

湘，湘江與灑水同發源於廣西靈州縣之海陽山曰漓湘入湖南合灑水曰瀟湘 北涉汶泗 汶音

名在山東爲運河上源正流曰大汶河出萊蕪縣東北 講業齊魯之都，齊國名地當今山東省魯

原山○泗水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 鄒嶧山在山東鄒縣東南○嶧音懌○

近曲阜於此 行鄉射之禮 屨困鄒薛彭城，顏師古曰鄒音皮漢書作蕃○王先謙曰鄒薛並魯國縣鄒今兗州

過梁楚以歸。梁國名即魏因徙大梁故稱梁今河南開封縣楚國 句句換法 於是遷仕爲

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巴古國名華陽國志武王克殷封宗姬於巴後滅於秦置巴郡即今

舊成都龍安潼川雅州四 印竿古西南夷二國名其俗用竹索渡水故名○印在今

府印州及劍閣以西皆是南略印竿 四川西昌縣東南竿在今四川漢源縣東南竿音才各反 昆

明，西南夷有越雋昆明國 餘波 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

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 不得與 預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

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接得 緊湊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轉汝復為太史，則續

吾祖矣。二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東嶽也，為五嶽之一。亦曰岱宗，在山東泰安縣北。而余不得從行，是

命也！夫是命也夫！三余死，汝漢書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四轉句，轉折字，字凄咽斷續。續一絲兩氣，寫臨終語，藹然凄然。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漢書者作也。顏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下稱誦周公，漢書稱字下無誦字言其能歌

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召讀曰邵達太王之祖，周文王王季文王父名季烈之思慮，爰顏師古曰：爰曰於

也。及公劉，夏后氏衰，后稷不密，失官奔狄，再傳至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邠周自此復興。以尊后稷也。后稷周之始祖，堯時為農師，舜時為后稷，十五傳而至武

王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裴駮曰：年表魯哀公十四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

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漢書作義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

之史文，漢書文字上無史字

余甚懼焉。汝漢書作爾其念哉！

◎此段方論著書本意歸到孔子春秋究竟是儒家事乃知史公所諄乃後世之儒而非孔子之

道也。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致闕。」◎一結下入

一篇
另起

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

錢大昕曰：徐廣曰：紬音抽，王先謙曰：紬卽籀字，亦作抽。詩：鄘風不令當作公紬，可讀也。毛傳：讀抽也。說文：籀，讀書也。方言：抽，讀也。故紬

釋言：讀而尋釋之也。

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漢書：匱作鑕，與匱同。司馬貞曰：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處。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

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漢書

作記○張宴曰：以新改元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

○接上脈絡不亂

孔子卒後，漢書至上無卒後二字

至於今五百歲。錢大昕曰：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至漢武帝太初元年

凡三百七十五年云五百歲，誤矣。崔適曰：此以祖述之意相比，所謂斷章取義，不必以實數求也。

有能紹明世，漢書作紹而明之。

正易傳，繼春秋，本

詩書禮樂之際，

◎前六家論先點明序目後作三段序歸到黃老此亦先點明易傳詩書禮樂後亦作三段序歸到春秋一樣章法

意在斯乎！意在

斯乎！小子何敢多讓焉？

漢書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也

○應弗敢闕

上大夫

司馬貞曰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

壺遂曰：

曾國藩曰設爲壺遂問答即解嘲賓戲進學解之意

「昔孔子何爲而作春

秋哉？」

○先單提春秋法變

太史公曰：

「余聞童生

服虔曰仲舒也周壽昌曰生亦先生也遷自居後學故稱先生

曰：「周道

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司馬貞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

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漢書諸上無天子退三字○李笠曰貶天子三字誤衍孔子作春秋所以扶君抑臣明上下之分故曰達王事也貶天子非其義矣○顏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

以達王

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王先謙曰

謂空言義理以教人不如附見諸侯大夫僭逆之事垂誡尤切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

漢書作經紀李笠曰此蓋涉下文經

紀人倫

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漢書作與善善惡惡，公羊傳曰善善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也

賢賢賤不肖。

存亡國，繼絕世，補敝

漢書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

長於變；顏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

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

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以道義。顏師古曰◎前平排六家歸到黃老此先提春秋以六經組織於中更覺華燦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

字誤也。又曰春秋萬八千字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裴駟曰此史公述董生言董治公

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數萬非誤也。○馬瑞臨曰春秋古經雖漢書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

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出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

損者有之均非春秋本文指以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梁玉繩曰馬說甚確然則經字之確數無

從知矣。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梁玉繩曰左氏春秋

諱不書弑者五書卒者三書殺者一凡三十四。亡國五十一，梁玉繩曰此所言亡國亦兼經傳數

事此言三十六通傳數之然通數當有三十七。○又曰弑祇四十一無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矣。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書作差以豪釐謬以千里○顏師古曰今之

易家之別說也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顏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故

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守經事顏師古曰經常也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蒙顏師古曰蒙蔽也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

篡弑之誅，漢書無之誅二字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漢書以下無爲字上多而字張守節

曰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于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文勢如風檣陣馬不可逼視夫不

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顏師古曰爲臣下所干犯也一曰違

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總結一東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

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又提出禮作陪說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顏師古曰

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

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顏師古曰唯弋癸反不然，余

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漢書作處義顏師古曰處讀與伏同○白虎通三皇者何謂也伏羲神農燧人也作易八卦，堯舜

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又錯序六經作三段春秋采善貶惡，推三

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歸到春秋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

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顏師古曰於讀曰烏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劉邠曰言於穆清遂不

成文理穆清天也澤流罔極。顏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張守節曰重譯更譯其言也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顏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顏師古曰力勤也誦聖德，猶不能宣盡。漢書官本

作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余嘗漢書無嘗字○李笠曰太史非曾任之官遷為太史亦非既往之事嘗字未安蓋即掌字之誤衍也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

臣世家漢書無世家二字賢士大夫之業不述，墮顏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之也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前

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宋祁曰本無世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壺遂一篇
問答完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漢書作十年○梁玉繩曰七年者自太初之元至天漢三年也◎五年七年

好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張守節曰太史公舉李陵而李陵降匈奴也幽於縲紲，縲黑索也絀馬纏也乃喟然

歎聲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漢書作是◎應前命也 身毀不用

矣，退而深惟顏師古曰惟思也曰：「夫詩書隱約者，司馬貞曰謂其意隱微而言約也○張守節曰詩書隱微而省約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

其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自昔西伯起至於志云即姜里字音相近古通也是止一段漢書無拘姜里今河南湯陰縣有牖城魏書地形

演周易；孔子尼陳蔡，陳蔡皆國名陳今河南舊開封府以東南至安徽舊亳州皆其地蔡今河南汝南上蔡新蔡等地作春秋；李笠曰孔子世家儒林傳

謂春秋作於獲麟之歲正文也此以困居著書之意連事類
多屬譎詞如左丘失明不韋遷蜀等皆以意匠爲之非實錄也
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

厥有國語；梁玉繩曰國語不知何人所作其記事每與傳異文體
亦不同定出兩人之手傳元云國語非丘明作當是也
孫子臏脚孫臏龐涓同學兵法涓爲魏將

軍而疾贖賢於己乃召贖
至而以法刑斷其兩足
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通雜說及遜志齊集讀呂氏春秋一篇辨遷蜀著書之誤○梁玉

繩曰不韋傳明言相秦
時使其客著呂氏春秋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子著書在未入秦時故秦王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囚秦後何暇著書哉

◎又組織六經作餘波而添
出離騷國語等作陪更妙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又借詩作結
文法更變化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

麟止。梁玉繩曰史公作史終於太初而成於天漢其沒在征和間一部史記惟自序傳後定其曰至太初而紇者史作於太初元年即以太初終也曰論次其文七年遭禍者明未遭禍以前已爲

史記至是乃成也若稱麟止者取春秋絕筆獲麟之意也武帝因獲白麟改元狩下及太初四年凡二
十二歲再及太始二年凡二十八歲後三歲爲征和之元太始二年更名金爲麟趾震蹄蓋追紀前瑞

焉而史公借以終其史假
設之詞耳○襲古駿馬名
◎終以春自黃帝始。一段借六經餘波結上起下始序史記篇目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帝嚳堯舜
徐廣曰顓頊
帝嚳堯舜
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司馬貞曰

台音怡悅也或音胎非也○錢大昕曰五帝本紀舜讓於德不憚徐廣云今文尙書作不怡台古怡字

厥美帝功萬世載之。遷之書序衆篇各別有辭漢書則略而不

載但取最
後一首 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禹貢九州曰兗冀青徐豫荆揚雍梁此爲夏制

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

條。地名今山西安邑縣有鳴條岡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張守節曰契音辭

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孔安國曰湯葬地○晉太康地記曰尸鄉南有亳阪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今河南偃師縣

西南德盛阿衡。商官名伊尹爲之○阿依衡平湯依伊尹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武丁得說，傳乃稱高宗。帝辛紂王湛湏

湛漫也深也沉也
湏音免沉於酒也 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堯舉棄爲農師德盛西伯。文王積善累德諸侯多歸之武王牧野，牧一作姆紂之南郊今河南淇縣南實撫天下。武王

牧野滅紂而有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豐鎬。幽王自鎬徙都犬丘厲王無道諸侯不朝爲國人所攻出奔死于處○豐在今陝西關中道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陵遲

至赧，洛邑不祀。赧王五十九年秦攻周赧王奔秦盡獻其邑周遂滅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即大費佐禹治水穆公思義，悼豪之旅。梁王緹曰：豪乃嶠之謬，謂悼嬴之敗而思忠義之

臣以人為殉，詩歌黃鳥。穆公死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以人從死曰殉）良臣子與氏三人亦與焉。秦人為賦黃鳥之詩以哀之。昭襄業帝，

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亡秦繼帝業作秦本紀第五。梁玉繩曰：秦莊襄以上爵在諸侯而編同本紀似乎不合，當併始皇作一篇為允。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燕趙韓魏齊楚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鐘。鐻也。○司馬貞曰：鐻音巨鐻鐘也。維偃干革。

維思也。干革即甲兵。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蓮，子嬰降鹵。子嬰二世之兄子沛公入武關，子嬰降於軹道旁。作始皇

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即卿子冠軍。卿慶相近也。

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謂殺子嬰背關中之約。作項羽本紀第七。梁玉繩曰：本紀不應稱字，史證曰：以月表例之。

當稱楚項王本紀，然項王為當時諸侯何以紀為。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謂蜀郡與漢中也還定三秦。三秦謂雍王塞王翟王，雍今陝西關中，道西部塞今陝西關中，道東都翟

今陝西榆林道 誅籍業帝謂誅項羽而成帝業天下維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太祖其號高帝其諡史忽譌為高祖

班固正之曰高帝紀

惠之早霽，諸呂不台。實音殞○徐廣曰不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台怡也不台不為百姓所怡悅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王念孫曰諸侯

謀之本作諸侯之謀是也。言呂后崇強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即言殺隱幽友也。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友，大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王念孫曰洞讀

也言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皆恐懼也。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梁玉繩曰太字衍漢書遷傳是呂后不曰高后者不與其為高帝之

也后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諸呂亂後平勃使人近代王入承大統。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韋昭云黜趾

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吳王濞高祖兄仲子高祖十二年封三十三年反。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吳楚趙膠西濟南菑川膠東天

下翕然，翕合也。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彘翟，同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秦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地之功。曰禪。改正朔，歲首改建亥之月爲建寅之月。易服色。色上黃。數用五。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報地之功曰禪。改正朔，歲首改建亥之月爲建寅之月。易服色。色上黃。數用五。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篇，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謀而記黃帝以來爲系表也。舊聞本

於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梁玉繩曰：世表依本紀起五帝至三王表中，亦明標曰帝王世則篇中題當云帝王世表，乃止稱三代何也。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崑與專同。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謂譜牒僅記世謚較經爲略。

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牛運震曰：非有論世巨眼者不能爲此言。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司馬貞曰：篇言十二實叙十三者。賊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

春秋之後，陪臣謂諸侯之大夫，蓋諸侯爲天子之臣而大夫又諸侯之臣也。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

謂中國也。封建時代不止一國，故曰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司馬貞曰：六國乃魏韓趙楚燕齊并秦，凡七國，號曰七雄。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梁玉繩曰：擅與嬗禪同。荀

子正論凡禪讓皆作擅字牛運震曰月表變體也事繁變衆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詳著云云特為月表二字洗發又云

詳著與上文略推二字對映

漢興已來，已與以通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

云以世。牛運震曰有司靡踵云云謂諸侯譜記不明有司靡所踵承論強弱之原但以世計而已此年表之所以不得不作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

第五。梁玉繩曰遷傳無興已來三字是也此後人所增而索隱本侯下有王字凡兩見并引應劭曰雖名為王其實如古諸侯各本脫之史文必云漢諸侯王年表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以竹為之書文字其上剖而為二各存其一以為徵信而爵。澤沛苗裔，忘其昭穆，

謂在宗廟左昭右穆之序或殺身隕國。牛運震曰忘其昭穆四字極簡貴或殺身隕國拖一筆妙便有功臣不終之痛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第六。梁玉繩云高祖當作高帝遷傳無侯者二字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族爵邑。維申即追思而申詳之意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梁玉繩曰此表不曰功臣

者蒙前表省之也遷傳作惠景間功臣年表非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鬻與夷蠻，武功爰列。謂武功於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第八。司馬貞曰七十二國太史公書舊餘四十五國褚先生補也

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李笠曰封字疑在邑推恩行義，陳仁子曰

親親之恩也誼之遺策也○牛運震曰推恩行義云云數語括賈誼主父之策說得極得體 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

九。此與遷傳同是也。王子上無建元以來四字承前表省之水經注引表有他本亦有蓋依後人所加而書之並非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

者彰其事。黃履翁曰將相名臣表以六事爲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司馬貞曰大事記謂誅伐封建薨叛 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牛運震曰卽此知禮書非詳備之書作禮書第一。司馬貞曰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此之八書記國

少孫取荀卿禮論補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

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司馬貞曰：來古即古

來也。言比樂書以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王念孫曰：貞說非也。來古即往古也。來與往義相反，而謂往為來者，亦猶亂之為治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淮南道。

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作樂書第一。張守節云：樂書者猶樂記也。鄭玄曰：以其記樂之義也。茅坤曰：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時

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

非兵不彊。司馬貞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強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聲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

湯武以興。司馬貞曰：黃帝有阪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

尚矣。張守節云：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聽律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于器械尤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

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二。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牛運震曰此二語括律歷大旨極精與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翏忽。梁玉繩曰

此出大戴禮曾子天圓章作間不容髮故索隱云翏恐衍字正義曰字當作抄○錢大昕曰翏當為票淮南天文訓秋分票定票定而禾熟故十二票當一粟高誘云票古文作抄也訓為輕者非是

五家司馬貞謂金木水火土五家張守節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之文怫異。怫音悖一音扶物反怫亦悖也謂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維太初之元

論。徐廣曰論一作編作歷書第四。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

星氣之書，謂占星望氣之書蓋以占吉凶也多雜譏祥。吉凶之兆也不經。經常也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

謂排比而聚集之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司馬貞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

曰天官

受命而王，封禪。顏師古云封禪者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地也之符罕用。瑞徵曰符謂天以祥瑞之事為王者受命之徵也用則萬靈謂羣

神，罔不禋祀。禋潔祀也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茅坤曰封禪之文不經見特

侈於漢武齊公秦皇特用以頌功德漢武則求神立祠死且不悟矣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宮名漢元封中河決發卒塞瓠子口並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在今直隸漢陽縣西南決瀆通溝。作

河渠書第七。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由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司馬貞曰幣錢也其極則玩巧，玩五官反并兼茲殖。茲與滋通爭於機利，去

本趨末。貨殖傳曰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司馬貞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斂貴則鑿之賤則買之

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師故命曰平準○董份曰平準書大抵先叙秦之餘弊漢興而民貧法度未備姦宄得施至漢高以後痛抑末利又叙鑄錢所由始而入粟拜官自文景不免以寓其慨嘆之微指

太伯避歷，太王欲立季歷太伯去國以避之江蠻是適，世家中作荆蠻注閩也南夷之名文武攸興，古公

王跡。周本紀曰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闔廬弑僚，諸葛王僚而

自立是為吳王闔廬。夫差克齊，子胥鴟夷。吳伐齊伍子胥諫王不聽王聞子胥嚙子事賜子胥死子胥且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滅吳也王懼曰孤不使大夫

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鴟夷草囊也信詔親越，吳國既滅。信太宰嚭之言而親信越國卒為越王勾踐所滅嘉伯之讓，作吳世

家第一。司馬貞曰世家者記諸侯本世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世家也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顧亭林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同。尚父側微。張守節曰呂尙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瘠微故尚父微。

賤也。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味不顯所謂太公陰謀。司馬貞曰繆謂

綱繆謂太公綱繆為權謀於幽味不明著也。○張守節曰言呂尙綱繆于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番讀如波勇武貌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爰饗

營丘。周武王封齊太公於營丘。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又臨淄縣西北亦有營丘。不背柯盟。梁玉繩曰曹沫劫桓歸地事蓋本公羊公羊漢始著竹帛不足盡信如歸汶陽田在

齊項公時當魯成二年乃公羊以為桓公盟柯因曹子劫而歸之其妄可見况魯未嘗戰敗失地何用要劫曹子非操匕首之人春秋初亦無操匕首之習前賢謂戰國好事者為之耳。桓公以

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九合有二說（一）九與鳩糾通聚也（二）即九次會合齊世家桓公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田闕爭寵，姜

姓解亡。徐廣曰解一作遷王念孫曰解當作鮮字之誤也鮮之言斯也。爾雅釋祜釋文曰鮮本或作誓沈云古斯字斯與鮮聲近故字相通。謂田闕與闕止爭寵祜簡公專齊政而姜姓斯

亡鮮與遷聲相近。故徐廣曰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綏安也。憤發文德，天下和之。魯周公世家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使百姓百姓說。輔翼

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公子揮弑隱公而立子允是為桓公。桓公與夫人如齊為彭生致死於車中。三桓爭疆，

魯乃不昌。服虔曰三桓魯桓之族仲孫叔孫季孫○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至頃公爲楚所滅 嘉旦金滕，武王疾周公策三王欲代武王藏其策于

金滕 匱中作周公世家第二。梁玉繩曰周公上缺魯字遷傳索隱本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蔡叛之。韓同夷○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

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梁玉繩曰禫位致亂者是王噲非易王也易係噲字

之誤○燕世家燕王屬國於子之……之子南 嘉甘棠之詩，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三年國大亂

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懷棠 作燕世家第四。梁玉繩曰燕下缺召公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詩 二字遷傳索隱本有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日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司馬貞曰案世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 周

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司馬貞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 嘉仲悔過，張守節曰蔡叔

作管蔡世家第五。梁玉繩曰當作蔡曹世家蓋管既無世何以名家自當以蔡曹標名乃史公反附曹于管蔡不亦乖乎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陳國名周初封舜之後胡公于陳春秋之

季爲楚滅今河南舊開封以東南至安徽舊亳州皆其地○杞國名周武王封夏後東樓公子杞後爲楚滅卽今河南杞縣

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

哉？黃震曰陳舜後也國微甚然敬仲奔齊子孫卒代齊有國強于天下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管蔡亂平周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康叔係武王之弟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周公慮康叔年少乃作康誥酒誥梓

材以命之及朔之生，衛傾不寧。梁玉繩曰此言衛之傾危由於惠公朔也索隱以爲衛傾公非是南子惡蒯聵，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太

子欲殺之夫人子父易名。謂出公輒與莊公蒯聵更相出入互爲衛君也周德卑微，戰國旣彊。衛以小弱，角獨

後亡。秦始皇二十一年廢衛角爲庶人衛絕祀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梁玉繩曰誥乃書册何嘉之有衛下缺康叔二字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諫紂不聽武庚旣死，周封微子。梁玉繩曰微子

非封于武庚死後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啓代殷後蓋謂成王命微子代殷後爲上公非謂成王始封微子於宋也自史公誤讀書序以封微子在成王時後儒多從之殊不知微子歸周卽封

於宋矣。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張守節云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景公謙德，熒惑退行。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其臣請移于相或民或歲景公皆不聽熒惑爲退徙三度剔成暴虐，宋

乃滅亡。徐廣曰一云偃梁玉繩曰徐說是也蓋暴虐滅亡者王嘉微子問太師，微子憂殷亡欲

於太師乃決去作宋世家第八。梁玉繩曰遷傳索隱本宋下有微子二字此缺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叔虞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張守節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世家曰自桓叔初封曲沃以

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驪姬讒殺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出奔獻公死晉亂其間經過奚齊悼子惠公懷公以至文公凡更五君國是得定

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重耳在外十九年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六卿謂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世家曰靜公二年魏

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嘉文公錫珪鬯，晉文五年晉獻楚俘于周周天子錫以秬鬯珪瓊命為伯作晉世家第九。梁玉繩曰

家其篇題必書其始祖如與太伯之類是合二為一者則書國如陳杞之類是乃晉楚鄭趙魏韓六國皆獨一世家而不書其始祖此亦史例之可議者且晉何以稱焉叔虞封唐其子燮父改晉當書唐叔

世家為是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吳回孫六人其一曰季連是為楚先殷末季連苗裔

曰粥熊子為周文王師。周用熊繹，熊渠是續。周成王時封粥熊子後熊繹於楚蠻又四傳而至熊渠則當周夷王時王室已衰弱莊王之賢，乃

復國陳。莊王十六年滅陳縣之申叔時諫王乃復陳國後既赦鄭伯，十七年楚圍鄭入皇門鄭伯迎降莊王退三舍而與盟班師華元。二十年楚圍宋

城中食盡易子而食宋懷王客死，蘭咎屈原。楚懷王被秦騙入關留客之死于秦。令尹子蘭以屈原握政權相讒譖也好腴信

讒，楚并於秦。楚王負芻五年秦將王翦蒙武破楚軍虜楚王遂滅楚名為楚郡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梁玉繩曰當書曰楚熊繹

世家蠻夷不書爵無謚與字故書名越句踐世家其例也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張守節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句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越亡遂廢也文

身斷髮，鬻蟬與處。司馬貞曰鬻音元鬻音置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句踐困彼，乃用

種蠶。嘉句踐彘，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越既滅吳會諸侯于徐州致貢於周周文王命之為伯作越王

句踐世家第十一。梁玉繩曰越僭號為王例不應書觀陳涉不書王可見此後人妄加之當刪王字遷傳作越世家又脫句踐二字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桓公徙維東係從周太史伯之言及侵周禾，王人是議。莊二十四年鄭侵周取其禾二十七年莊公朝桓王王不

禮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宋莊公誘執祭仲要盟立公子突為鄭君祭仲許盟而歸子產之仁，紹世稱賢。子產為鄭成公少子為人

仁愛事君忠厚為鄭相死時鄭人皆哭泣孔子稱為古之遺愛

三晉侵伐鄭納於韓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嘉厲公納惠王厲公六年周有

王子頹之亂告急于鄭厲公發赴之七年殺頹而入惠王於周梁玉繩曰此當書作鄭世家第十二曰鄭桓公世家

維驥駮耳乃章造父造父以駿馬獻周穆王王以趙城賜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趙夙事晉獻公趙衰事重耳佐文尊

王卒為晉輔佐晉文公霸諸侯以尊周室襄子困辱乃禽智伯襄子被智伯攻甚危迫後與韓魏合而反攻智伯卒滅之主父生縛

餓死探爵主父即武靈王公子成李兌攻公子章章奔主父宮公子成等圍之章死乘勢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探爵敲而食遂餓死王遷辟淫良將是

斥遷母倡也遷素無行誅良將李牧而用郭開七年秦伐趙王遷降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晉頃公十年趙鞅合諸侯入周敬王於周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及絳戮干戎翟和之

悼公弟楊干亂政魏絳戮之後使絳和戎翟戎翟親附文侯慕義子夏師之魏文侯受子夏經藝惠王自矜齊秦攻之二年齊伐魏取

觀五年秦既疑信陵諸侯罷之秦數使使反間魏王信之使人代信陵君將信陵君謝病不朝以醇酒婦人自致疾卒卒亡大梁王

假廝之魏王假三年秦決滎澤水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嘉武佐晉文申霸道魏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武子襲魏氏後

作魏世家第十四。梁玉繩曰三晉俱篡國當依田完世家稱名之例書曰趙籍世家魏斯世家韓虔世家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程嬰公孫杵曰之藏趙孤趙武韓厥知之後厥向晉景公稱趙成季之功公問尚有世否厥乃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紹絕立

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疑非不信，秦人襲

之。韓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韓王安五年秦攻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韓遂滅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

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陳完相愛完恐禍及故奔齊陰施五世，齊人歌之。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

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陳完到齊後以陳氏為田氏○田常成子復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成子得政，陳完到齊後以陳氏為田氏○田常成子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

之曰媯乎采芑。齊康公十八年齊相田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歸乎田成子田和為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王建

動心，乃遷於共。齊王建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而降秦虜王建遷之共○共今河南輝縣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梁玉繩曰史記篇題未有名諡兼書者此必後人妄增遷傳無敬仲二字嫻真子云不謂之齊不與其篡也但史記作世家皆

書開國之君陳完遭亂奔齊卿尚不敢望何有世家當書曰田和世家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

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梁玉繩曰

子世家以表尊崇之義蓋謂有土者以國世其家孔子以德世其家司馬貞深然之而王安石云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

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王厚齋錄入困學紀聞蘇氏古史因改為列傳然宋晁補之雞肋集辨其非以為宋乃殷後至桀偃而絕賢如正考父譽如孔子豈不可以繼宋則亦與有土

之世家同慈溪姜氏宸英淇園集史公之意以孔子尊周之功最大尊周者諸侯之事故附孔子於世家云二公之論雖殊而識勝蘇王遠矣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謂立功顯名以起家也

諸侯作難，謂作發難風起雲蒸，蒸衆也火氣上升也謂作難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

發難。謂發起作亂也左傳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梁玉繩曰班彪譏史進陳編後如司馬貞補史及史通後漢書注讀古今考示兒編

諸書言涉起羣盜稱王數月而死無世可傳無家可宅當降為列傳其說本於班氏蓋宜與項羽同傳也

成皋之臺，薄氏始基。成皋今河南汜水縣漢王見薄姬與管夫人處後薄姬生子為代王立為文帝詘意適代厥崇諸竇。竇太后初以良

家子入侍呂太后後以賜諸王竇太后欲如趙而宦者誤置于代伍栗姬偵貴，王氏乃遂。錢大

中奏可竇太后甚不樂強而後行其後代王入繼大統諸竇多顯貴栗姬偵貴，王氏乃遂。錢大

偵與負同特也○栗姬子榮立為太子栗姬恃其貴而多妬陳后太驕，卒尊子夫。武帝后陳氏

其後太子榮廢栗姬以憂死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陳后太驕，卒尊子夫。長公主女也

驍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武帝怒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范曄曰漢五帝后妃未

嘉德不知所嘉何人此語欠明又后妃止宜在列傳若謂代有封爵不妨儕之世家亦應書后妃世家不當標題外戚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高祖六年禽楚王韓信于陳越荆剽輕，悍而輕浮也。乃封弟交為楚王。爰

都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治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楚王戊二十年與吳王合謀反敗死景帝以元王子

禮續嘉游。楚元王劉交字游高祖之同母少弟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漢書賈高祖從父兄○謂高祖與師旅與項羽戰劉賈多與其役也為布所襲，喪其荆吳。高祖十一年淮南王黥布

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營陵激呂，乃王琅邪。張卿先風大臣王諸呂次乃以營陵侯劉濟為言而封為琅玕王怵午信齊。

往而不歸。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玕王至齊因留琅玕王不得反國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將

與琅玕王共立代王為天子乃徙澤為燕王。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梁玉

遷傳作荆燕王是此脫王字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哀王擅

興，發怒諸呂。哀王為悼惠王子誅諸呂之謀亦曾與焉駟鈞暴戾，京師弗許。駟鈞為齊王舅父○諸呂既誅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玕王及大臣曰齊

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厲之內淫，禍成主父。主父偃言齊王與其姊亂文

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令其辭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執誅乃飲藥自殺。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地名故城在今滎澤縣西南相守二年。蕭何填撫山西，填與鎮同定也○山西謂華山之西推計踵兵，

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高祖三年曹參韓信東攻魏生得魏王豹及其母妻子盡定魏地破趙拔齊，又攻趙大破之遂擊齊破齊軍定齊地七十餘縣遂弱楚人。

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攸所也又語詞謂百姓得所安甯也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之功也子房計謀其事，一無知名，無

勇功。此二句「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此二句出老子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陳平從漢高祖凡六出奇計輒益封凡六益封奇計頗祕世莫能知呂氏之事，平為本謀。呂太后立

諸呂為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

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呂后崩諸呂秉權謀危劉氏周勃與陳平等謀卒誅呂而立文帝吳楚之兵，亞

夫駐於昌邑，以扞齊趙，而出委以梁。景帝三年吳楚反周勃奉命東擊吳楚因請於上曰楚兵輕剽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

吳攻梁急周勃引兵走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吳楚趙膠西濟南菑川膠東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反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吳楚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

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周勃等相距三月吳楚破棘壁故城在今河南柘城縣西北○睢陽梁都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偵愛矜功，幾獲於

禍。梁王恃愛驕縱竇太后欲以為嗣未果王怨袁盎及議臣十餘人使人殺之景帝由是怨梁王後梁王上書請朝乃好如初但景帝終疏梁王後忽忽不樂死嘉其能距吳楚

距與拒同 抵禦也 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司馬貞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親屬洽和。諸侯大小

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貶損也 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及五宗三王帝

胄也而混于諸臣中以時為次似乎非體當叙三世家于齊悼惠王世家下然後之史臣皆倣此例矣

三子之王，齊王燕王廣陵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楊慎曰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詞爛然可觀又

見漢廷奏覆頌下施行之式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司馬貞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迹令可傳于

後世故曰列傳○唐順之曰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不同迨後兩漢書三國志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晏平仲以節儉力行重于齊○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反坫反爵之坫也築土爲之蓋諸侯之禮也齊

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司馬貞曰老子之教無所造爲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韓非揣事情循勢理。韓子引繩

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刻少恩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梁玉繩曰昔人以老韓同傳爲不倫史通編次篇深嘗之小司馬補史亦云不宜同傳宜令韓非居商君

傳末然申韓本於黃老史公之論自不可易並非強合况韓子解老喻老二篇其解老篇創爲訓注體實五千文釋詁之祖安知史公之意不又在斯乎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作司馬

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王念孫云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信仁爲一類廉勇爲一類劍論與兵書對文言非信仁廉勇之人

不能傳此二術也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

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費無忌讒太子建于楚平王

尚既匡父，尚子胥兄○奢被執尚應召歸死

伍員奔

吳。員即子胥後員得勢于吳以吳師入楚鞭平王尸以報父仇 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厲古與礪通謂道義相磨礪

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當作魏 適秦，能明其術。鞅衛之庶孽公子好刑名之學魏不能用乃入秦變法為相十年

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變法令行五年而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開阡陌置縣令丞等後世多依行

作商君列傳第八。梁玉繩曰商君爵號也而以稱鞅似失史法當書曰衛鞅列傳

天下患衡秦毋饜，衡通橫東西為橫南北為從秦地形東西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

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

謂約六國諸侯合從之 以共攻貪暴之秦也。 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

蘇秦張儀均從鬼谷子先生學術蘇秦說諸侯使從親以禦秦蘇秦死張儀以橫秦之說顯于世○太史公曰張儀之行

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 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

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樛里子名疾，秦王弟，有智囊之號，伐晉，伐趙，入周，諸

強齊楚。○張守節曰：甘茂為強齊楚所重。作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昭王三十二年，穰侯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

功。冉為昭王母宣太后弟，封穰侯。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秦昭王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郢。北摧長平，秦昭王四十七年，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坑殺之于長平。

遂圍邯鄲，武安為率。梁玉繩曰：武安因不肯攻邯鄲，遂有杜郵之賜，何云武安為帥乎。破荆滅趙，王翦之計。秦始皇欲攻荆，問計于李

信王翦，李言須二十萬兵，王言須六十萬兵，遣李往而敗，復遣王往，初不與荆戰，後一舉滅之，虜其王。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白起封武安君。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此二語總孟荀而言，蓋孟荀與墨子宗旨雖相反，學理則相因也。絕惠王利端，此句專指孟子。

列往世興衰。此句專指荀子。○荀子廢家居蘭陵，憤世嫉俗，于是推論儒墨道德著數萬言。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梁玉繩曰：此當次仲尼弟子列傳第七之後，不應在第十四也。

後不應在第十四也。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薛本小國，齊滅之後為孟嘗君封邑，故城在今山東滕縣西南。為齊扞楚魏。以楚懷王入秦不返，孟嘗

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于韓魏，僅乃得免。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梁玉繩云：昔人稱四公子以原嘗春陵為次，其實陵當居首也。

爭馮亭以權。秦攻韓，急韓上黨守馮亭，請降于趙。平陽君請勿受，平原君爭後以受。馮降而有長平之戰。如楚以救邯鄲之圍。秦圍邯鄲，趙使平原

君求救，合從於楚，門客毛遂從卒得約從而返。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太史公曰：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唯信陵君為

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疆秦。秦留楚太子太子變服出闕，黃歇為守舍，後秦王知欲殺歇，應侯諫曰：歇為人臣，出身以殉其主，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歇。使馳

說之士，南鄉走楚者。歇相楚二十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

第十八。

能忍詢辱也。詢音近。於魏齊。范雎使齊，被魏齊笞擊，折脅擗齒，蔡澤至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于塗。而信威於疆秦。太史公曰：二人羈旅入秦，繼踵

取卿相垂功於天下推賢讓位，二子有之。范雎感蔡澤說稱病請免相王從之以澤爲相作范雎蔡澤

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毅獨追至于臨菑雪其

先君之恥。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日思報之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信與伸義同○秦趙會於緹池蘭相如從終會秦不能有加于趙而屈體廉子。蘭相如位在廉頗上頗揚言欲辱相如輒避而不校用狗

其君，俱重於諸侯。相如曰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作廉頗蘭

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臨菑齊都城今屬山東膠東道莒齊東境邑今屬山東濟甯道唯田單用即墨，燕園即墨急即墨人推田單拒燕○

即墨齊邑故城在今山東平廣縣東南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燕信齊讒間以騎劫代樂毅將田單以火牛計大敗燕軍騎劫被殺作田單列

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秦圍趙急，魏兵救趙而不敢進，魯仲連與魏談，帝秦之害秦軍爲之却兵五十里。輕爵祿，樂肆志。田單欲

仲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田單欲，詘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鄒陽年代乖絕不可合傳，但

傳中如屈原賈生扁鵲倉公皆以類相次，時不足以拘之，特此傳無所爲類爾。

作辭以諷諫，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連類以爭義，雖騷上稱帝，學下道齊桓，中述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趙，居處困不得意，邯鄲賈呂不韋見之，曰：奇貨可居也。乃說子楚而爲之游說於秦，使立爲太子，嫡嗣並獻姬于子楚，後有子是爲始皇。使諸

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不韋召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魯將曹沫與齊戰三敗，獻地和後齊魯，會於柯，沫執匕首劫齊君，乃還魯侵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

心，趙襄子合韓魏滅智伯，其臣豫讓爲報仇，伏廁所行刺，吞炭變音，伏橋行刺，均不得當，被執三擊其仇人之衣，乃自殺。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書，因時推秦。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旣成度，楚不足事六國，皆弱小，乃西入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秦之

滅六國者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財者厚結之不向者利劍刺之離間其君臣之計秦乃遣良將隨其後凡此皆李斯之謀也

作李斯列傳第二

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

靡偃也披靡也又滅也○匈奴古北狄之一種秦漢時最盛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

據河爲塞，因山爲

固，

秦已併天下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見本傳）

建榆中。古

名即榆林塞即今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北岸之地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

張耳陳餘說武安侯曰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河北不王無以填之○填與鎮通

塞常山以廣河山。

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

王楚已滅秦必加兵于趙願大王勿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王以爲然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

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

漢元年正月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河西上黨之兵，從至彭城。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臨晉在今陝西朝邑縣東

越之侵掠梁地，

以苦項羽。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于梁地四年冬楚漢相距于滎陽彭越攻睢陽外黃十七城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項羽封黥布為九江王後以布多不從命怨之漢乘之使隨何往說布會楚使至布因殺楚使而以淮南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

卒破子羽於垓下漢王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擊楚破之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徐廣曰垓

下堤塘之名也

楚人迫我京索漢二年漢兵擊楚敗散韓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京索之間以故楚兵不復西而信拔魏趙用水罌頓渡軍夏陽襲魏安邑破之

虜魏王豹○用背水陣定燕齊用囊沙決水法擊殺龍且平齊○用兵法破趙禽趙王歇廣武君策發使使燕望風而靡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滅項籍蒯轍說韓信云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信不從卒助漢滅羽作淮陰侯列傳第

三十二。梁玉繩曰遷傳侯下有韓信二字非也蓋史公于本朝諸臣以罪誅黜者例不稱爵淮陰之死為冤故書其降貶之爵而不名以微見意云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漢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後從漢擊破項羽封為潁川王

盧縮絕籍糧餉盧縮高祖同里故人封長安侯後以從破項籍功封燕王作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二。梁玉繩曰

王字震澤本則曰遷傳及諸史記本有王字者妄加之也蓋叛臣削爵即盧縮不稱燕王可見

諸侯叛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田榮敗死，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連子二字疑係擊字之誤。

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儻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謂樊噲、鄼商皆多攻城野戰之功。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謂鴻門之役得

樊噲保衛乃免于難也。作樊鄼列傳第三十五。梁玉繩曰：鄼下脫膝灌二字。

漢既初定，又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歷律。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十月爲歲首，色尚黑，吹律調樂入之，聲音及

以比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見本傳。作張丞相列傳第二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鄼生爲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力，遂以入關，後說齊王使爲漢東藩，而韓信乘之襲齊。

遂爲齊烹。○陸賈兩使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常于帝前說詩書，後知呂后將王諸呂，病免家居，既而平勃除諸呂，多用其策畫。作鄼生、陸賈列傳第二

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欽，皆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

數未嘗困辱○蒯成侯周繆常為高祖參乘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遠定三秦從出平陰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作傳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馬

貞曰蒯音裴其字從崩又音浮

徙疆族，劉敬使匈奴還說高祖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用以備胡且備諸侯變故都關中，漢初都洛陽婁敬首倡徙都關中之議諸將多不願後張

良言入關便高祖從之乃賜敬姓劉氏 和約匈奴。高祖自困平城歸常苦匈奴為邊患乃用劉敬言與匈奴和親明朝廷禮，漢初儀法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

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因說高祖制定朝儀先與弟子為綿叢習月餘高祖觀後乃實行終朝無失禮者高祖曰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貴也次宗廟儀法。高祖崩孝惠帝謂叔

孫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通為太常所論著也 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二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季布初為楚將數窘漢王及高祖得天下購求布千金後匿朱家朱家言于滕公滕公為言高祖乃赦布拜為郎中當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

剛為柔 樂公不劫於勢而倍與背死。樂布為梁大夫使于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越首洛陽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作季布

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袁盎說文帝侍絳侯事又諫淮南王遷蜀又伏車前諫趙同參乘又引却慎夫

人坐後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鼂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錯父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作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張釋之爲廷尉持法平守正不阿如止拜晉夫罰犯罪者金奏盜高廟物者棄市之類常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言古賢人增主

之明。魏尙守雲中坐上功首虜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馮唐爲文帝言廉頗李牧故事文帝悟乃復尙雲中守 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石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謝罪改之乃

己以孝謹聞于國○衛綰醇謹無他文帝崩時囑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直不疑學老子言不好立名人稱爲長者○張叔爲御大夫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

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奮與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爲萬石君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黃震曰田叔以死事趙王敖旣仕漢薦孟舒案

梁王燒其籍使景帝母子相安相魯能格其君之非叔蓋堅忍有用之才也 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張守節曰

此傳是醫方合與編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作扁鵲倉公

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厥溲王吳。本傳贊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注言溲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郤陽侯省音所景反滅也 遭漢初定，以填撫江

淮之間。高祖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溲于沛為吳王孝景三年吳與膠西等六國反戰三月吳敗溲被殺七國平 作吳王溲列傳第四

十六。梁玉繩曰溲與淮南衡山俱帝胃大邦不但當以類從亦當皆次于齊悼惠王世家之下乃置溲列傳四十六淮南衡山五十八何也若以謀反貶在列傳則彼在世家者皆不反之王乎又何相隔之遠也且淮南衡山削王字吳何以王何以溲獨名均所未曉小

司馬謂溲宜與楚元王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庶幾允愜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拜寶嬰為大將軍守榮陽監

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後為武安侯田蚡所陷殺 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經史問答曰寶田薰

以外戚封而爭梁王爭戾太子大節甚著不善處進退之間自是無學術田蚡特豎子無一可稱晚有交通淮南之大逆只合黜之史公喜道人盛衰榮枯之際以自寫其不平而不論史法故以灌夫之故

強合寶田為一傳也○凌約曰魏其灌夫皆聚賓客以樹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徒以賓客相傾而無賴于賓客豈所寶者之非賢歟太史公三傳聯合之微旨見矣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韓安國之仕梁也言於漢雖爲梁飾非言於梁亦能爲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均切中事情 寬足

用得人。本傳曰安國爲人多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士以此稱慕之 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

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本傳廣行軍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 作李將軍

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黃震曰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爲

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爲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爲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爲強弱哉○余有丁曰

傳內每言擊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道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泥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濱而未得十分逞志也其微旨實寓譏云 作匈

奴列傳第五十。史詮謂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大宛四夷也以類相從當在雜傳之後

直曲塞，廣河南。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高闕塞在朔方北破祈連，通西國。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北地踰居延至祈連

山捕首虜甚多○張騫嘗使大夏通西域後隨衛青出征匈奴導軍知善水艸處靡北胡。即北逐匈奴也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公孫宏少為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

謹六十徵為博士以病免後又為博士轉左內史至為丞相年八十死宏常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故宏衣布被食不重味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索隱本作平津侯主父列傳遷傳亦作平津主父但缺侯字耳史證曰太史公平津傳附主父愷徐樂嚴安三人然行事終不相合主父以下當別為一傳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漢初趙佗自立為南越王謂之揚越者南越在夏禹九州屬揚州即今廣東西地以保南藩，納貢

職。趙佗在呂后時自稱帝文帝使陸賈說之乃去帝號謝罪願為藩臣奉貢職其後武帝以詐召之而反至用樓船十萬師乃平南越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二。

吳之叛逆，甌人斬馮葆守封禺為臣。閩越王無諸與東甌王搖皆越王句踐後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

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子丹徒得不誅歸國後閩越東甌常相攻擊皆為漢滅移其民于江淮徐廣曰今之永甯是東甌也○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後保守封禺之山也作東越

列傳第五十四。遷傳作閩越

燕丹散亂遼間，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不成後爲秦滅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

臣。本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復遼東故塞屬燕○索隱曰眞藩東夷小國作朝鮮列傳第

五十五。柯維騏曰朝鮮乃周封殷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蔽而人不爲盜戰國時朝鮮準僭稱王屬于燕其後燕人衛滿破王準有其地至漢武遂拔朝鮮內屬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印竿之君，請爲內臣，受吏。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苟悅云夜郎犍爲屬國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

數邛都最大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服虔云徙笮二國名○威王時莊躒曾將兵千八

食重萬餘人略巴蜀以西地漢武建元六年唐蒙將兵從巴蜀笮關入見夜郎侯厚賜子司馬相如又

往喻爲置一都尉作西南繫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司馬相如游梁時作子虛賦大八賦說，相如奉召入都後作游獵上林大靡麗多誇。然其指

風諫歸於無爲。本傳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子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

於節儉以風諫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高祖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後以

謀反廢遷蜀鬱鬱以死 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此傳所叙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五人事○本傳贊云孫叔敖

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遂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級黠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

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梁玉繩曰壯即莊字鄭當時之字也漑即既字徐廣五帝紀注云古既字作水旁既者已也助語辭 作汲鄭列傳第

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此傳所述者魯詩學家申公及其弟子孔安國周霸

夏寬魯賜謬生徐偃闕門慶忌又齊詩學家轅固生又燕詩學家韓生治尚書者伏生張生歐陽生兒寬等治禮者高堂生徐生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瑕邱蕭奮等治易者商瞿田何王同楊何即墨成孟但

周霸衛胡主父偃等治春秋者董仲舒呂步舒公孫宏胡毋生褚大殷忠步虛等 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

儒者以成王者也

民倍本倍與背同反也多巧姦，軌弄法軌與充通姦也左傳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削小侵也

書君陳篇無倚法以削齊等也整也論爲能齊之語齊之以刑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此傳所述爲郅都杜周等十餘人郅都抗直張湯辯論常

與國家大事有關趙禹能據法守正杜周則不免從諛其他惟殘酷小民無可稱述者至其結果十餘人中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列甚且族而仇家爲燬其尸

漢既通使大夏西域古國希臘人所建今阿富汗北部之地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鄉與向通作大

宛列傳第六十三此傳所言爲大宛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條枝大夏烏孫等國通中國事而張騫則其中主要之一人○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

傳略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歸所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

救人於厄通作阨艱苦也振人不瞻，仁者有乎王鑿曰以仁義許游俠過矣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

王念孫曰不旣信不失信也方言廣雅並云旣失也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此傳所言有朱家田仲劇孟郭解等○朱家

史公慕焉郭解折節振人人爲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宏族解太史公尤爲之痛惜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此傳所述爲鄧通周

文仁韓王孫茅坤曰倭幸傳無深旨獨其作倭幸列傳第六十五並以誅亡之禍處可為愴神

不流世俗謂不與世俗同流也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以滑稽之人合於行道之用

處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司馬貞曰滑稽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此傳所述為淳于髡優孟優旃三人事褚先生附

有郭舍人東方朔東郭先生西門豹等事

齊楚秦趙為日者，司馬貞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

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各有俗所用。謂各有其人俗所用不盡相同也欲循觀其大旨，循依也謂

其大旨也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此傳所述為司馬季主事○楊慎曰司馬季主所稱引並莊老之言蓋以卜隱者○柯維騏曰此傳文可誦賦體非傳體也

三王不同龜，四彛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闕與窺同作龜策列傳第六

十八。司馬貞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無可取董份曰龜策傳闕博精雅惜其文不全而為褚先生所補耳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謂乘時取與而因智者

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貨財利也。殖生也。謂經商以滋生財貨也。○此傳所述有范蠡計然子貢白圭倚頓蜀卓氏宛孔氏齊刁間宣曲任氏等

○董份曰遷答任安書自傷極刑。一段章法一句有一句句法似贊似序各極其妙○此是第一層

束收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漢書作絕業王念孫云絕業與末流相對為文下文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如云

反衰世之陵夷繼周室之絕業意。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制曰可。故

明堂石室，明堂明政教之堂也古朝祭養老尊賢大典皆于此處舉行○石室藏圖書之室也。金匱漢書作鑿玉版如淳曰玉版刻玉版畫為文字也圖籍

亂散。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漢書作張倉○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

解斗之平法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漢書無矣字○顏師古曰彬彬文章貌彬音邪間居

簡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也索隱曰蓋姓也事見參傳而賈生漢書作誼竈錯明申商漢書作韓公孫弘以儒

顯；

○借律令軍法章程禮儀諸家仍歸到黃老與儒應前六家指要一篇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漢書無太史公三字

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顏師古曰纂讀與撰同宋祁曰纂當作纂○何焯曰叙當代文獻足徵以見述而不作之意仍推本

先世以終前文之緒

曰：「於戲！

顏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虞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

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王先謙曰天官統太史職故云

至于余乎！欽念哉！欽

念哉！漢書欽念哉僅一句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罔與網通司馬貞曰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

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

漢書略下無推字

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

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謂本紀既成自黃帝至今科分條列大綱已舉也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並時謂侯國同時異

世謂世家傳嗣其年歷差互皆非表不明也

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

司馬貞曰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

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

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王先謙云天人之際謂天官書也承數通變謂

平準書也

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

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世家也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顏師古曰此說非

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輔漢書拂作弼拂與弼通輔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音佛

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顏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司馬貞曰己音紀言扶

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于當代不後於時也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

百字。梁玉繩曰李方叔師友談記作七十萬言余三番計之字數都不能合因今本史記歷經後人增刪非史公之舊增者猶可辨其僞刪者無從得其真如朱建傳述平原君諫淮南王反事云

語在黥布傳中而布傳無之滑稽傳敘淳于髡以隱語說齊威王事云語在田完世家而世家中無之皆裁割未盡者是以晉書張輔傳西京雜記史通並稱史記五十萬字但舉成數言之爾至于逸文暨

句往往見於他書不能盡錄。爲太史公書序，梁玉繩曰漢書藝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又云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蓋史公作書不名史記史記之名當起叔皮父子觀漢五

行志及後漢班彪傳可見蓋略以拾遺補藝古藝成一家之言。李奇曰藝六藝也厥協六

經異傳，司馬貞曰遷言以所撰取協六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整齊百家雜語。

漢書齊上無整字。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顏師古曰臧於名山者備亡俟後世聖人君子，漢書俟上

司馬貞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第七十。又提出自序一段另作一篇總序一百三十篇另作一結此是第二層收束

太史公曰：「余歷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裴駙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

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斬 又總
崩成列傳元成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序一

筆收盡無餘力量完足

○此是第三層收束

（一）漢書司馬遷傳

班固

昔在顛頊……以歿後聖君子第七十。與史記太史公自序同從略 遷之白敍云爾。師古曰自此

叙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所亡者為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斬列傳十篇顏師

古曰序日本無兵書謂為亡失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

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 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

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王先謙曰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

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懇 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怨也 而流俗

人之言。蘇林曰而猶如也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師古曰罷讀曰疲亦

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宋祁曰者字下當有之字王先謙曰文選有之字蓋班固之非必當有也顧自目古以爲身殘處穢，動

而見尤，師古曰顧思念也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諺曰：「誰爲

爲之？孰令聽之？」誰爲猶爲誰也言已假欲爲善當爲誰爲之乎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

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爲鼓琴耳王先謙曰事

在品。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師古曰說音悅○王啓原曰趙策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

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和和氏璧終不可自爲榮，適足目發

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汚也書辭宜答，師古曰宜早答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王先謙曰官本作會從東上來文選與此同

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事也孟說是也王先謙曰官本苦作若職下奪事字文選注引苦亦作若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卒音千忽反王先謙曰官本文注作卒言急也引宋祁曰越本

注文穎曰卒言倉卒與此不同謙案文選注引文穎作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又與此異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

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己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 涉旬月迫季冬，何焯曰謂恐行刑也時安為北軍使者坐受戾太子節當

月上行幸雍安以懷貳心腰斬而猶繫至冬盡則漢法之異於後也周壽昌曰衛青傳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獨任安不肯去顏注安榮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 僕又薄從

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上 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簿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王先謙曰文選不重上字 不可諱謂安死也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日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

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宋祁曰浙本不字上有久字王先謙曰過責也 僕聞之一

修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沈欽韓曰此下數語見說苑孔叢蓋古語王先謙曰府文選作符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

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王先謙曰文選符作表 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

者，然後可自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宋祁曰浙本列字上有而字 故禍莫憚於欲利，師古曰憚

千敢反沈欽韓曰韓非解老篇苦痛難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 悲莫痛於傷心，沈欽韓曰管子侈

憚憚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憚於欲利 悲莫痛於傷心，靡篇傷心者不可

功以致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所從來遠矣。宋祁曰越本無世字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王先謙曰文選注引家語曰孔子居

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游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王先謙曰趙良事見史記商君列傳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王啟原曰趙同而曰同子猶田盼稱盼

子匡章稱章子也王先謙曰絲爰盎字見本書盎傳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豎，宋祁曰浙本事字下有有字莫不

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師古曰慷普口朗反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所矧自性，師古曰惟思也上之

不能納忠效信，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

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搃旗之功；師古曰搃拔也拔取敵人

之旗也。搃音蹇。王先謙曰官本戰野作野戰。文選同注蹇官本作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王先謙曰謂循年資平進也取尊官厚祿，矧為

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

嘗廁下大夫之列，

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顏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嚮曩昔時也。沈欽韓曰：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宣帝黃龍元年

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瓚以太史令為千石，非也。

陪外廷末議。不目此時引維綱，翟鴻禡曰：文選引臣瓚曰：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又劉達

曰：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為外朝維綱。今本文選作綱維，宋本文選與此同。

盡思慮，今已虧形。沈欽韓云：呂不韋傳：嫪毐論廢拔其鬚眉為

宦者則論廢刑皆去鬚眉。故云虧形。韓非十過豎刁自獵注：獷虧勢也。王先謙曰：虧形即虧勢也。前說非是。毒詐為宦者狀耳。非論廢刑則去鬚眉也。

為掃除之隸，在關

茸之中。師古曰：關茸，猥賤也。關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傑也。關吐合反。茸，人勇反。王先謙曰：文選注引張揖訓話以為關，羸劣也。呂忱字林：關茸，不肖也。

迺欲叩首信

眉，論列是非。顏師古曰：耶讀曰仰。信讀曰仲。列，陳也。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

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宋祁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王先謙按：太史公語多重復，此自一體不可削也。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顏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翟鴻禡曰：宋本文選注引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

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王先謙曰：負才猶言恃才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顏解失之。主上幸曰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

衛之中。僕目爲戴盆何目望天？

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業耳未論造

書也如說失之王啓原曰易林戴盆望天不見星辰後漢書第五倫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疑漢世有此諺故史遷焦贛第五倫俱引之如氏未可兼施之說與論語同此本義也何焯曰造書卽其職務下文亦自云卓犖未就適遭此禍如說是也王先謙曰造書固是職務然與下文反且遷意豈以望天喻造書耶特言一意親媚主上故披豁一切以營職爲受知地耳天以喻上何右如說迺非其指

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目求親媚

於主。而事迺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沈欽韓曰公羊疏漢主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

乎按李陵侍中則遷亦以太史侍中也唐六典志云初秦漢置侍中曹無台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今此云門下則其名肇端於漢

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

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

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目徇國家之急；

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

所畜積也，

師古曰畜讀曰蓄

僕目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

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

痛之。臣瓚曰媒謀違合會之擊謂為生其罪璽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擊如鞞擊且李陵提步

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鈔師古曰音徒了反王先謙曰鈔

官本作詛文選引李奇作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切不云挑音印億萬之師。師古曰印讀曰鈔

鈔又引說文曰挑相呼也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下北方地高故云然劉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印也李慈銘曰印即迎之省古印迎字通王先謙曰

玉篇印向也李說並通顏劉說擊李陵傳作抑數萬之師謂戰勝匈奴抑之在下也義得兩通疑文字虜救死扶傷不給。師古曰

脫誤致也。旃裘之君長咸震。王先謙曰文選旃作氈注氈裘匈奴所服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

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門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

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

北向爭死敵。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弮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洗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類也

冒犯也首擣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弮音丘權反又音脊冒音莫克反音音

式救反讀者以為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沈欽

韓曰弮當為秦廣韻秦弦也集韻弩秦或從弓為弮說文秦攘臂繩也又弩弓有臂說文臂繩上似脫

一弩字張宴注李陵傳云連弩三十發共一臂則發乃機弩臂之繩宋神臂弩之名亦取於此李慈銘曰沫今贖字王先謙曰起躬流涕爲句猶言流涕而起立此文至爭死敵皆屬士言不指陵文選躬下有自字淺學人所加注

迺以下疑奪奪爲二字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

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意有所欲也

目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多少也王先謙曰文選注引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注少則自絕甘則分之分文選亦作絕甘分少義得並通

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

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其當破敗之罪王先謙曰官本其當作當其案當謂適可也欲得其當謂欲伺適可之事會而動顏云以當其破敗之罪非也事已無可奈何其

所摧敗功亦足目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

目此指推言陵功指意也欲目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目皆也猶言瞻

顧之頃也睚眦音厓眦音才賜反周壽昌曰睚眦之辭怨家之辭也恐素怨陵者藉此報陵而有辭故此塞之王先謙曰文選注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睚眦之辭靈樞經癩狂篇注皆者睛外之眼角

也凡人正眠則目上指側眠則目指背本書杜欽傳報睡眡怨注睡舉眼也眡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必報之也陵敗降胡舉朝怨恨羣詆之故謂之眡眡之辭周說以為素怨陵者藉此報陵於義並通顏訓眡眡為顧瞻之頃失之遠矣 明主不深曉目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也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

理。周壽昌曰景帝中六年更廷尉名大理武帝時復為廷尉此稱理者從舊名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倦倦字音義同耳列陳

也 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

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

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師古曰隕墜也音頽王先謙曰文選注引

孟康作蘇林而僕又茸曰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初厲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劉奉世曰茸讀如

關茸之茸王先謙曰文選茸作倂引蘇林作如淳曰倂次也若人相次也此俾字疑即倂字之誤如淳蘇林傳寫更變耳說文倂飲也小徐作次也釋言倂貳也郭云倂次即副貳遷言陵降族隕其家聲

己又以救陵下蠶室罪居其次也蘇解茸為次則亦讀茸為倂耳官本初作乃是 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一為俗人言也僕之先

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王先謙曰文選注漢初功臣剖符世爵中以丹書之信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

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

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蟻，蟻也。皆蟲之微小者。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王念孫曰：比，字後人所加。據顏

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皆其明證也。劉良注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蓋與字顏

訓爲許李訓爲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者特謂我罪固當死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同義。夏小正傳：獺魚其與之獻何也。與之獻

謂之獻也。來降燕乃睨室與之室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巫馬期也。史高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死節卽不謂能

死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爲謬矣。特曰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

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趨，趨也。翟鴻禘曰：文選作趣。

宋本文選作趨。王啓原曰：燕丹子荆軻曰：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遷書蓋本軻語。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

次不辱理色。王先謙曰：文選注：理，道理也。色，顏色也。謙案如選注：理，色二字義不相屬。荀子：解蔽篇注：理，肌膚之文理。又正名篇：形體色理以自異。色理猶理色也不辱理色卽謂不

辱顏

色也。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

王先謙曰：文選注：詘體，被縲繫易服著赭衣。

其次關

木索被箠楚受辱，

師古曰箠杖也音止

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

師古曰嬰繞也鬻音吐計反

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

王先謙曰謂剔刑臙跡之屬

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求食，

師古曰奔掘地以陷獸也音才性反

積威約之漸也。

王先謙曰文選注言威為人制約積漸至此謙案言人以威制約非指獸威下積威約之句可證

故士有畫

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錢大昕曰釋詁鮮善也詩邶風籩簋不鮮小雅

鮮我方將鄭箋並訓鮮爲善言定計爲善不遭刑辱文解爲鮮明未當沈欽韓曰左昭五年傳葬鮮者杜預云不以壽終爲鮮此言定計自裁不必復轉作鮮明

今交手足受木

索，暴肌膚，受榜箠，

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

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

搶地，

師古曰槍千羊反王先謙曰官本千上有音字視徒隸則心惕息也。

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

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

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僞游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助見彭越，張敖，南鄉

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王念孫曰：如顏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者，氏譌爲且，後人又改爲具耳。說文：氏至也。呂覽必已篇：宋桓司馬抵罪出亡，高誘曰：抵當也。本書：高紀：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苛政，但至於罪也。杜延年傳：或抵其罪。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者，改氏罪爲具罪，則非其義矣。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請室，獄也。師古曰：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

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

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

審矣。沈欽韓曰：勇怯二語見孫子兵勢篇。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同稍陵夷，至於

鞭箠之間；王先謙曰：早自財，則朝廷不更繩以法是引。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

目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

王先謙曰：親戚謂父母兄弟。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不得已也。王先謙曰：言非不顧念特

義理所在勢不可止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

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關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宋祁曰

越本勉作免非僕雖怯栗欲苟活師古曰栗柔弱也音人阮反亦頗識去就之分矣。王先謙曰去就謂舍生就義何至自

湛溺累紕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

燕之北郊民而聲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聲同塔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自隱忍苟

活函糞土而不辭者。王念孫曰案函訓為容容糞土之中則為不辭函當為函音本函形與函相似因譌而為函說文函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陷者墜入之謂故曰函

糞土之中猶僂四年公羊傳云大陷於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世也。王先謙曰鄙下文選有陋字王念孫曰志錄云鄙恥也恥沒世而文不著也此句鄙字與上句恨字相對為文後人加一陋字謬矣古者富貴而名摩滅

不可勝紀。周壽昌曰摩即磨詩如琢如磨釋文本作摩莊子徐無思篇循古而不摩釋文一本作磨漢州輔碑所謂磨而磷即用論語磨而不磷之文唯俶儻非常

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戾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

宋祁曰左丘當作左丘明疑脫明字王啓原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傳茲舉國語避上春秋字王先謙曰宋說非也文選亦無明字此省文便句而宋不解致為淺陋

孫子黷脚，兵法修列；

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同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黷音頻忍反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蘇林曰呂氏春秋名

八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齊召南曰呂覽為不韋相秦日作故六論能懸之市門即韓非書亦在游秦之前也此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

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為自己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孫懼丘明

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己志也

及如左丘明無目，

宋祁曰越

本無明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丘失明即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裕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

論書策，且舒其憤，思垂空文，且自見。

師古曰見胡電反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師古曰稽計也

凡百三十篇。亦欲

且究天人之際，通古今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且就

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

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

未易居，

王先謙曰文選注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官本考證云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文爲明顯蓋誤記注爲正文郭嵩燾云負下猶言所憑汗下文選注疑屬曲解

下流

多謗議。

王先謙曰官本作上流引宋祁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流鴻禴云宋本文選亦作下引論語君子惡居下流爲注

僕曰口語，遇遭此禍，重

爲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

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

師古曰如亦往也

每念斯恥，汗

未嘗不發背澀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湛，

師古曰湛讀曰沈

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

王先謙曰文選注引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案

如選注意則遷以不能自我免辱而復浮沈任職爲狂惑也正文九字官本在顏注七字上

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

指謬乎？

師古曰指意也

今雖欲彫琢

師古曰琢刻也音篆

曼辭，以自解，

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

無益於俗，不信，

祇取辱耳。

師古曰祇適也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

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

遷後爲史通子。

應劭曰以遷世爲史宜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宋祁曰越本無至字周壽昌曰地志及莽所更名俱無此地名是蓋美稱如奉春平國之類非實有此

國也王先謙曰周說是注宜字誤官本作官

第三章 史記在國史中之位置

第一節 遷史成功之原因

中國史書，有正史，有雜史，有別史，有用編年體者，有用記事本末體者。驟視之，汗牛充棟，誠有「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之概。然試以研究歷史之科學方法，從細觀察，則可稱爲史者，殊不多睹。蓋我國史書，多以朝代爲斷。而成一朝之史，或修前朝之史者，又多爲國家所設之專官，初非專門名家自由研究

之著述。故一朝代所以造成之因果何在？一時期所以活動之人物，其背影何似？其中心何在？多略而不載。惟於一姓一家之興替，與夫神怪徵祥粉飾太平等之無聊文字，刺刺不休。梁啓超評資治通鑑云：「其著書本意，專以供帝王之讀。故凡帝王應有之史的智識，無不備，非彼所需則擯闕。此誠極好之皇帝教科書，而亦士大夫之懷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讀也。」梁之此評，謂爲僅評資治通鑑一書可，即謂爲全評中國之史書，亦可謂十得八九。蓋一部二十四史，能跳出梁評之範圍而卓然自立于羣史以外者，惟史記一書而已。夫吾國史學界之斷爛蕪雜，既如上述。而史記作者之太史公，獨能自闢溪徑，特創體製，前代已成之史雖衆，而莫或開之先；後世雖有百千史家，追摩其遺規，而卒無人能跂及其精神；此其故果安在哉？簡約言之，蓋有三端：（一）曰豐富之史料，（二）曰公正之史德，（三）曰敏妙奇偉之史才。而所以能具此三端，亦

非偶然。蓋司馬氏世典周史，所有中國數千年之政治學術文化制度等，雖經秦火燒燬，而史官所藏，獨完備無缺。遷父子代守其業，所得史料，自較尋常學人爲豐富。故遷父臨終時，諄諄以作史事相囑，而遷亦毅然以此自任。此其一。太史公遍游全國，各地民生狀況，社會實情，悉經親歷。故其書以社會全體爲中樞，而將發動社會事變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較詳確之縮影，以供人類之研究。此其用心之公允，思慮之周洽，以視專爲一姓一家作留聲機器之奴隸史，相去豈可以道里計？且太史公抱不世之才，而以口語遇災禍，憤懣之餘，情感益增熱烈。故對於人世不平之事端，言之尤爲親切。吾故曰：太史公描寫失敗英雄愈出力，卽其對於史事之態度愈公正。此其二。歷史者，所以記述人類繼續活動之因果，以爲現代人類之資鑑者也。故善爲史者，常將一般社會之迹相，活呈紙上。使數千百年後之讀者，猶儼然身歷當時之情況。於是欣賞之餘，

研究之興味因以濃厚，而不知不覺中且隨以感化焉。太史公身歷多艱，學有本原，其才識之礪練，學藝之增益，已自加人一等。故其對於簡人之描寫，則形神逼肖。而遇有複雜之事故，相類之人物，則又駕馭有方，比屬爲詞，常有舉重若輕之概。且所敘列，恆以社會爲標準，而不僅限于政治之一方。此尤其隻眼獨着，而爲他史所不能望及者。此其三。有此三因，重以矢志承先，以自成其一家言，於是曠世無儔之偉著，遂以成功。雖然，見仁見智，古今人不盡相同。以如此宏篇鉅製之遷史，史學界中，稱道之者固多；而非議之者，亦非絕無其人。吾人從事研究之始，對於古人所長，盡力研求，無論矣。即使前賢千慮或有一失之虞，吾人亦當全局觀察，以便舍短而取長。且後人之所謂短者，在作者本身或有其特種之理由。而初不以他人是非，而損減其價值。茲爲便於初學計，爰取重要史籍中之論述遷史者，擇錄一二，以概其凡。

第二節 重要史籍對於史記之論述

(一) 漢書司馬遷傳贊

班固

贊曰：何焯曰此贊本叔皮之論蘇與曰自嗚呼以下則固自撰詳玩後書固傳論詞自見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

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

經典所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

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

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

當云與秦爲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

國語。瞿鴻禨曰乾道本伐秦作代王念孫曰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

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拈也言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

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如淳曰：梧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梧。周壽昌曰：抵梧，正應作抵梧。說文：抵觸也。梧，猶忤也。俗多誤作梧。王莽傳亡

所悟意後書桓典傳以梧宦官賞不行皆梧字俗譌也。此抵梧借字耳。王先謙曰：據如讀顏訓，當時漢書本已作梧。

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

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

同

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

師古曰：頗，普我反。

論大道，則

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貧賤；此

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

不華，質而不俚。

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

其文直，其事核。

師古曰：核，堅實也。

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王先謙曰：自唐後每帝修實錄，義取於此。

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

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信不謬。

迹其所以自傷悼，

小雅巷伯之倫。

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是也。

夫唯大雅，一既明且哲，能保其

身。難矣哉！

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蘇輿曰：班氏西都賦云：大雅宏達，文選注：大雅謂有大雅之才。

者詩有大雅故以並稱焉此大雅義與彼同不因引詩景十三王傳贊夫惟大雅卓爾不羣亦是通贊其才顏注稍泥此言惟大雅乃能保身用爲遷惜後書范論稱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刑然亦身陷大戮云云因此贊而發也

(二) 漢書敘傳論史遷之一段

班固

烏呼史遷！薰胥日刑。

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

人遇於亂政橫相牽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叙言史遷因救李陵橫得罪也王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腐刑必薰之餘殘曰胥王念孫云晉說是也淪薰

聲相近薰蒸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說詳經義流聞淪胥以鋪下錢大昕曰後漢書注引韓詩云薰胥以痛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是其太甚幽而

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錢大昕曰自序云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說是錯綜羣言也勒成一家，錢大昕曰自序

安書云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大略孔明。師古曰孔甚也述司馬遷傳第三

十一。

(三) 史通六家篇

劉知幾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

權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尙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尙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尙書百篇。

尙書孔序百篇之義世莫得聞百篇蓋古尙書之原數也 孔安國 安國孔子十一世孫漢武帝時博士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 曰：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尙書璇璣鈴 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云書緯璇璣鈴考靈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曰：「尙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 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

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解及撰定與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也。」推此說，

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

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列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漢書藝文

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卽孔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

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設，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

五經之別錄者也。逸周書序王紀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遵作職方辨十二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

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凡爲二十

六卷。晉書儒林傳孔衍字舒之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爲廣陵郡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唐書藝文志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後魏尚書十四卷按後魏之後字衍文。

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

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列，皆準尚書。

隋書王劭字君懋授著作郎遷秘書少監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委巷之言以類

相從爲其題目

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

紀，語無可述，

此處有脫句脫字尋其文義當於語無可述下脫一句言刪而不載之意若此上脫半句言其體列若此故事雖有脫略云云

若此故事雖有

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

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世也。

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

王肅注後序孔子家語者與論

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晁氏讀書志云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王甫得此於孔猛家

臨川世說

宋書宗室傳臨川王道規

無子以長沙景王義慶爲嗣○高氏緯略云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

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書受嗤

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璣語隋書經籍志古文記太丁時事，同爲夏殷

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

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

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此段證據與杜氏左傳序首孔疏參錯相同。斯則春秋之目，事非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

竹書記年，左氏春秋傳後序余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篇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紀年最爲分了起自夏殷周皆三

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

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即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哀公二十三年乃

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乎？故墨子曰：「吾見百春秋。」北平黃氏補注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墨子

言百國春秋當即是書也蓋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杜序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仲尼

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

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杜序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

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猶行。又案儒者

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語見杜氏序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杜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

始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疏）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魯頌箋云：春秋猶言四時是也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篇春秋經名晏子書亦曰春秋，貴賤不嫌同名也。

○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爲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書藝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高誘呂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爲秦相國集儒書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名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後漢書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史記本傳索隱賈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其書篇第本傳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尙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受經作傳）杜氏集注序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

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以經名者至左傳後遂絕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晉書無傳

隋經籍志云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晉著作郎樂資撰按資晉時人在荀悅後而章內先舉樂資者，資書接左迄秦事在漢紀前不以人次也，又接左之年之周貞王史記作定王左疏雜引存疑，乃

追採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赧王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

帝始命荀悅

後漢荀淑傳云淑孫悅字仲豫獻帝時官祕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其序曰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

觀矣。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

漢，至于高齊，如張璠

國史無傳隋書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袁宏後漢記自序暇日綴會漢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

臣奏勞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多不次序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採而益之

孫盛

隋書經籍志云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三十卷並孫盛撰盛字安國

寶

晉書云寶字令升以才器召爲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直而能婉

徐賈

其人其書俱無考按隋書二志於干寶晉記之後裴子野宋略之前有徐廣晉紀四十五

卷與此處列名之次正同而所列編年門類亦合然則賈字即廣字之譌也○宋書本傳徐廣字野民員外散騎領著作

裴子野

梁書云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續修何存天宋史宋末成子

野撰爲宋略二十卷敘事評論多善

吳均

梁書云吳均字叔祥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除奉朝著齊春秋三十卷

何之元

陳書云之元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

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衰盛之跡足以垂鑒戒定

王劭

見尚書家但彼所引爲隋書是記言體此所引則北齊志乃編年體章末所云

或謂之志正指此也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

其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出左丘明。

（丘明）

原文無此二字照文義似應有故加括弧以別之

既爲春秋內傳又稽

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

爲春秋外傳國語者其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

不止於經故號曰外傳又云竊不自料復爲之解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

合爲二十一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

然自古名儒賈逵

後漢書云賈逵字景伯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王肅

三國時人見尙書家按魏志本傳於諸經後又有三傳國語爾雅諸注隋書經籍志云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

虞翻

三國志云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爲騎都尉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

不倦爲老子論語國語訓註皆傳於世

韋曜

吳志云韋曜字宏嗣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宋崇文總目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五家注自發正者三百七事按唐固注國語見

吳志闕澤傳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

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爲

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劉向原叙云所校中戰

略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修書或曰長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策謀宜爲戰國策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

隋書經籍志劉向錄者三十卷高誘撰注者二十二卷

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唐書藝文志云孔衍春秋時國

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按史通云今行世者唯後語存是知新唐志特因舊史原文非皆有其書也

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

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國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豈多嘴乎？」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隋書經籍志云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陳氏

書錄解長云彪記漢末州郡之亂司冀徐兗青荆揚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晉書云彪字紹統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國志云建安元年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三十五年至洛陽文帝黃初元年營洛陽宮按時言曹魏者通謂之許洛如吳志朱桓言

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是也

三方鼎峙；晉宅江淮

晉書元帝紀云帝瑯琊恭王覲之子嗣位瑯琊永嘉初鎮建業愍帝即位西都不守建武元年依魏晉故事為晉立宗廟

社稷於建康按景為東晉之始建康即建業吳大帝始都此江淮其界也亦吳之通稱如吳志周鮐本陽羨人而言生長江淮是也

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裴，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

言巴西譙周以太史遷書周秦以上或採訪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云云是知改人為乘者非

上起黃帝，

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

記。

語見春秋家

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至梁

武帝又敕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梁書吳均傳云均免職尋詔撰通史起三

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卒又武帝紀云太清三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百卷人情睿敏下筆成章

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

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北史魏宗室傳云常山王

曾孫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迄於晉凡十四代表上之按本文誤以撰人爲濟陰王元暉業郭延年辯之謂暉業所撰乃辯宗錄非科錄也史通甚誤王伯厚玉海再誤云其斷限亦起自古而終於宋年，晉賈充傳云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

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賈謐請從泰初爲斷事下三府議按限斷即斷限也二字見史傳始此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

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

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舊唐書李延壽傳云延壽

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又讀書志云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爲編年未就而卒

延壽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二百四十年南百七十年其君臣流別紀傳羣分皆爲二史通志藝文略別立通史一門以延壽書與梁通史並列良是

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甯習本書而怠規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司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似應作漢武自太初已下，闕而

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漢書叙傳云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命論

有子曰固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項秦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記表志傳凡百篇按叙傳竟不及彪父續史事欺所生欺萬世糾班史者當以是爲首款後漢書本傳彪斷探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

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書錄解題云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騷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宗本紀功臣列傳載紀二

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騷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禪等皆嘗補續按史通外篇正史篇詳述其書可參看三國曰志，晉書陳壽傳曰壽字承

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爲孝廉除著作撰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尙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

魏亡；謂竹書記年未盡魏哀而止正與漢書全代對照或譌爲不下失之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

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鍊，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於是考諸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

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已。

(四) 史通二體篇

劉知幾

三王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尙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旣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絕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見上左傳家皆編年體，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晉書華表傳云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爲內台中書散騎著作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台郎，典官制事，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爲紀典傳譜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文質事實有遷固之規。子長之流也。惟

此二家，各自矜尙，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繫日月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備德，事當

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左傳襄三十年云晉悼夫人食

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史走問之朝師曠曰七十有三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武

之罪也與之田杞梁之妻，左傳襄二十三年曰齊侯襲呂杞殖載甲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犯杞使爲君復陶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

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左傳僖二十六年云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杜注柳下惠也按惠見左傳

有此明文今云不彰不題與顏子並說是史通疏處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

棄：此其所以爲短也。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以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即項羽本紀於項傳則云事具高

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原楚懷王時人誼漢文帝時人○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沫魯莊公時人軻衛人游燕在燕王喜時按曹沫左氏穀梁並作曹劇此其所以爲短也。

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管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尙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王貢龔鮑傳叙云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詘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各因勢導之以善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著書稱此二人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郭太傳云太子林宗家世貧賤游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與膺同舟而濟衆賓以爲神仙焉舉有道不應○黃憲傳云憲字叔度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與語移日旣而

至袁閎所曰子國有顏子甯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太守王龔不能屈郭林宗少過袁閎不宿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濘濘之不濁不可量也按林宗此語本傳

鼂錯董生之對策

漢書鼂錯傳錯爲人峭直深刻孝文時拜太子家令號爲智囊後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

策之以明國體通人事能直言三道之要對策惟錯爲高第○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韓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凡三問仲舒三對天子以爲江都相

劉

向谷永之上書

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爲宗正外戚許史放縱宦官宏恭石顯弄權乃上封事諫成帝卽位顯等服辜更生更名向召拜中郎數奏封事遷光

祿大夫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太息以爲中壘校尉○谷永傳永字子雲博學經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爲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

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苟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剪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苟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

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晉書王隱傳字處叔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

卒元帝召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數訪於隱所聞漸廣而副以千紀，即

○虞預傳預字叔甯又唐書藝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虞預晉書五十八卷而副以千紀，即

寶晉紀見左傳家宋書有徐沈。書錄解題宋書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勳為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補○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人著

宋書百卷而分為裴略，即裴子野宋略見左傳家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五)通志總序之一段

鄭樵

……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

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

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

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

不淺。

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互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采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采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聞，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

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日，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

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

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斜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

人物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旣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詮，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旣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述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

以爲義乎？房元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奇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陵諸葛誕毋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旣絕，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

(六) 隋書經籍志史部之一段

長孫無忌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

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迹，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爲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爲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訖于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慮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翼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爲

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紀」。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爲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穎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爲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七)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正史類之首段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褚少孫補。遷事蹟具漢書本傳。少孫據張守節引張晏之說，以爲潁川人，元成間博士。又引褚顛家傳，以爲梁相褚大弟之孫。

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二說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遠也。案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爲百三十篇。漢書本傳稱其十篇闕，有錄無書。張晏注，以爲遷沒之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靳列傳。劉知幾則以爲十篇未成，有錄而已。駁張晏之說爲非。今考日者龜策二傳並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少孫曰」，是爲補綴殘藁之明證，當以知幾爲是也。然漢志春秋家載史記百三十篇，不云有闕。蓋是時官本已以少孫所續，合爲一編。觀其日者龜策二傳，並有「臣爲郎時」云云，是必嘗經奏進，故有是稱。其「褚少孫曰」字，殆後人追題，以爲別識歟？周密齊東野語摘司馬相如傳贊，中有「揚雄以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之語，又摘公孫宏傳，中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語。焦竑筆乘摘賈誼傳中

有「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語，皆非遷所及見。王懋竑白田雜箸亦謂：「史記止紀年而無歲名，今十二諸侯年表上列一行，載庚申甲子等字，乃後人所增。」則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竄易。年祀繇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竄亂，或不能無。至其全書，則仍遷原本。焦竑筆乘據張湯傳贊如淳注，以爲續之者有馮商、孟柳。又據後漢書楊經傳，以爲嘗刪遷書爲十餘萬言，指今史記非本書，則非其實也。其書自晉唐以來，本無大同異。惟唐開元二十三年，敕升史記老子列傳於伯夷列傳上。錢曾讀敏求記云：「尙有宋刻」，今未之見。南宋廣漢張材又嘗刊去褚少孫所續，趙山甫復病其不全，取少孫書別刊附入。今亦均未見其本。世所通行，惟此本耳。至僞孫奭孟子疏所引史記西子金錢事，今本無之。蓋宋人詐託古書，非今本之脫漏。又學海類編中載僞洪遵史記真本凡例一卷，於原書臆爲刊削，稱：「即遷藏在名山舊稿」。其事與

梁鄱陽王漢書真本相類，益荒誕不足爲據矣。註其書者，今惟裴駟、司馬貞、張守節三家尙存。其初各爲部帙，北宋合爲一編，明代國子監刊版，頗有刊除點竄。南監本至以司馬貞所補三皇本記、冠五帝本記之上，殊失舊觀。然彙合羣說，檢尋校易，故今錄合併之本，以便觀覽。仍別錄三家之書，以存其完本焉。

第四章 史記在文學上之價值

第一節 司馬遷之文學

史記，固明明一歷史書也。其在國史中所居之地位，已如上述。但國人之對於史記，除最少數學者外，多不以歷史書目之，而專以欣賞其文章爲旨歸。故科舉時代，名家評選古文，左國而後，總必繼以遷史。且一般議論，常有「龍門筆法精嚴，與左國騷孟，同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等云。從此觀察，亦可見史記

在文學上所具之威信爲何如矣。顧遷史之所以獲此榮譽，亦豈偶然？就學術方面言：太史公生當漢運方興，人心動極思靜之時。朝野上下，羣趨黃老。雖以賈長沙之長才，董仲舒之宿學，皆抑鬱而不得一展其長。太史公獨能含咀百家，吸取精英，舉二千年來詩、書、禮、樂、易、傳、春秋，以及一切典章文物，譜系族牒，與夫里巷之歌謠，故老之傳述，薈萃之而成一百川歸海之鉅製。此其魄力之雄偉爲何如也！是故史記一書，雖以史名，而於文學興味濃厚。自序一篇，開端即將黃老儒墨諸家，反覆推闡，函義至爲精微。吾輩學人，非於諸子學說，玩索有得，蓋難盡窺其堂奧。惟是精研之餘，仍以自成其司馬氏一家之言爲依歸。故篇末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等語爲總歸結。至於全書所載，對於學問藝術，亦極注意，且組織甚有統系。吾人試讀孔子世家、仲尼弟子、老莊申韓、孟子

荀卿等傳，則於周秦學派，當可得其大要。再讀儒林列傳，則秦漢間詩書易春秋各家傳授之淵源，胥可瞭然於胸中。若夫風騷之雅韻，詞賦之先聲，則屈原賈生司馬相如等傳，固已爲吾國文藝界開道之驕驢矣。其他如兵，刑，外交，術數，方技，以及社會，經濟，域外交通等，則司馬穰苴，孫子吳起，商君，蘇秦，張儀等傳，天官，平準等書，扁鵲，倉公，龜策，日者，貨殖，匈奴，南越，東越，西南夷等傳，按以近世科學之概目，固亦大體具備。所有美中不足者，惟各傳中所載經世有用之文，不及漢書之多耳。漢書賈誼傳載天人三策，鼂錯傳載其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又賢良策一道，路溫舒傳載尙德緩刑疏，賈山傳載其至言鄒陽傳載其諫吳王濞邪謀書，枚乘傳載其諫吳王謀逆書，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論伐匈奴事論辨凡十餘次，公孫宏傳載其賢良策及上書答詔各一，以上各文史記皆不載。就文章藝術上言，文之最貴重者爲神韻，而所以傳神而寫韻者，則氣尙焉。孟子之文，縱橫馳驟，不可一世。而孟子自述，則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太史公去孟子未遠，而私衷向往，尼山則一。且徧游國中，舉凡名山勝水大邑通都之足以開

拓胸襟增益智慧者，皆已飽覽無餘。而家世史官，藏書獨富，則古今典籍之含濡浸潤者久，氣度自爾不凡。前賢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又曰：「腹有詩書氣自華。」吾人于展誦遷史鴻文之餘，蓋可想見其讀書養氣之殊非一日矣。韓退之以上追龍門，力挽近世委靡文風爲己任，而其與人書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今取史遷之文讀之，如項羽本紀，如信陵君列傳，如李將軍列傳，如太史公自序等，皆布置精嚴，氣勢浩漫。其行也如四瀆百川，泊泊滔滔，羣向洋海奔赴，絕非任何勢力可以阻抑。其止也，如千軍萬馬，方銜枚疾走，而號令一下，屹如山止，雖前有絕壁，後有懸巖，亦毅然不爲稍動。其所以能此者，非有他謬巧，亦善運氣耳。文之行氣，如造物之行雲流水，一任自然。行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者，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雖身親爲文者，亦不能自知其所以然。故太史公之文，往往至氣勢蓬勃不可遏抑之處，詞句

間有語病。如自序篇中「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等類是。吾人於此等處，但當統觀全局以欣賞其文藝，而不可因文以害意。蓋文學之文，本有不能盡據爲事實之處也。且文之能動人者爲抒情，太史公本爲多情之男兒，故項羽之垓下別姬，漢高之豐沛宴故舊，漢武之封禪求仙，而卒臨決河以興歌，李將軍之數奇不遇，而終負劍以死。情事雖各不同，而曲曲寫來，恰能各將其悲歡離合之情意，活現紙上。此其所以使人百讀不厭也。又太史公之文，善變化，工摩擬。述周秦以前事，則儼然夏謨而商誥。叙春秋戰國人語，則縱橫排闔之聲口，宛然畢現於當前。寫豪暴之英雄，被迫於萬無可奈之際，則時而慷慨悲歌，時而奮力爭鬥，偶有當前景物，觸其懷思，則又痛快淋漓，以盡吐其胸中憤懣不平之氣，以爲千百年後之世人告。此類有聲有色，可歌可泣之文字，真使人於千載下，對此失敗之英雄，猶爲之痛哭不止也。然而讀相如

傳，則艷遇琴心，永留千秋之佳話；讀滑稽列傳，則衣冠優孟，儼然粉墨以登場。披覽之餘，對此怡情悅目之寫真，或又將破涕爲笑，而不自禁其天末之遐思矣。至於述及屈原離騷，賈生鵬賦，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幸得免於湮沒，則斯時之太史公，反復低徊，一往情深，叩其聲則如怨如慕，味其語則如泣如訴，以視向之芳香流頰，珠玉滿前者，誠不啻判若兩人矣。且吾國文字，向分敘事議論兩體。而太史公每遇特殊人物之記載，如伯夷、屈原、游俠、酷吏等傳，往往忽叙忽議。驟視之，頗似不倫不類，而細按之，則息息相關，別有奇趣。此又太史公特開生面，而未許淺學者輕言學步者也。總之太史公之文，遇矩則爲方，遇規則爲圓，固非可以一體一式以相拘也。若夫太史公之運語遣詞，後人或譏其有疏忽鄙俚之處。此殆其倉卒成書，未及細加審核歟。然而統觀全書，其字法句法，均特具匠心。無論文之長短，其關鍵處，常多極經錘鍊之語。而每敘許多相

同之事，輒逐句變化，不使有一平板之迹象。又驅遣前人成語，往往略易一二字，即如己出。間有雜引俚語，或語句自相抵觸者，細按之其中亦有原因。蓋一則欲寫其真，不得不並留其語，以爲參證；一則一事兩傳，而一時未能確定其孰是，不得已姑並存之，以便後來者之檢閱。凡此具見太史公行文，一字一句，皆經慘淡經營，而決非率爾操觚者所可比擬也。雖然司馬文章，爲吾國著作界之老前輩。不學如余，妄行管窺蠡測，奚能據爲定評？爲從細研究計，爰錄各家評論於後，以資參考。

第二節 各家對於史記文章之批評

(一) 馬存贈蓋邦式序

予友蓋邦式，嘗爲予言：「司馬子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

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游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壯自負之年，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滯而淵深。見九疑之絕綿，巫山之嵯峨，陽台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妝如濃，秋飾如洗，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憾，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尙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暗鳴，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交集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

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徬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拱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觀之，豈不信乎？予謂：「學子長之文，先學其游可也。」不知學游以求奇，而欲操觚弄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蹤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爲我游乎？吾欲觀子矣。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黃履翁曰：「子長負邁世之氣，登龍門，探禹穴，據異聞，網羅往史，合三千年而斷之於五十萬言之下。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籠絡。彼孟堅摹規倣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耶？」

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洪邁曰：「太史公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必不敢反魏。』十餘言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

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門于此矣？」曰：「三年於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及遂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趙勞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魯仲連見新垣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是數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駛。

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眞天下之至文也。」

王懋曰：「太史公每用卽字，如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經平者。』」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其可將兵。」之類。此善用字法處。」

王維楨曰：「遷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又曰：「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之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眞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歧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有

不歧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宏、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敘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鳳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是，雖遷史不知其然。晉人 劉勰 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事，詞不合不成文，其致一也。」

何孟春曰：「太史公文字，如封禪平準之類極長，貨殖儒林之類極短。長短各自成章。鵝脰不可剪，鳧頸不可續。」

凌約言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週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游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

之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化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茅坤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採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又曰：按太史公所爲史記一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乖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夫舞劍于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即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疏蕩適逸，令人讀之，杳然神游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短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窺也。而况其下者乎！

又曰：一列傳七十，凡太史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嫖姚跌蕩。如傅刺客，則聶政荆軻；如傅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傅謀臣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漢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公摹畫絕佳。而伯夷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感慨者尤多，故又別爲變調也。」

又曰：「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大宛并郅都以下，文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並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孟魯朱家之任俠，於猗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摹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死，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

頸之交相賊殺。竇嬰田蚡灌夫，則感其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獻納，季布欒布之節俠，袁盎鼂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議，石奮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慨於心者。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並中神理矣。」

又曰：「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門；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也。」

又曰：「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

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之家，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蜉蝣蟻蠓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按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按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正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又風調之適逸，摹寫之玲瓏，神體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塹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十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敘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奧。惟毛穎傳則庶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王世貞曰：「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己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己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己損益戰國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

其文精嚴而工寫，磊落而多感慨。」

又曰：「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則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書有尙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蒼叢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卽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

(三) 曾國藩論文據張廉卿手鈔本摘錄

曹參世家叙戰功極多，而不傷繁冗，中有邁往之氣，足以舉之也。方望溪謂：「歸熙甫文，於人微而言無忌者，蓋多近古之詞。」吾謂：「子長五宗世家等文，乃更進於敘述賢哲功臣之作。」抑所云：「瓦注賢於黃金」也。

司馬穰苴列傳，末敘高國之滅，田齊之興，文氣邁往，獨子長有此。穰侯列傳，首

言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之權侈，末言范雎奪四貴之勢，皆簡潔無枝辭。

魏公子列傳，公子二字凡百四十五見。故爾顧盼生姿，跌宕自喜。刺客聶政傳之後數行，荆軻傳之首尾各十數行，其蕩漾疏散吞吐處，正是不可幾及。

李斯列傳，斯之功，只從獄中上書敍出，與蕭何之功，從鄂君語中敍出，同一機杼。斯之罪從趙高反覆熟商立胡亥事敍出，與伍被說淮南，蒯通說韓信同一機杼。

田儋列傳田氏王者八人，益以韓信，凡九人；敍次分明，一絲不紊，筆力極騫舉也。

季布欒布列傳狀季布季心欒布諸人，俱有瑰瑋絕特之氣。贊中仍自寓不輕於一死之意。子長跌宕自喜之概，時時一發露也。

魏其武安侯列傳前言灌夫亦持武安陰事，後言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

至篇末，乃出淮南遺金帛事。此亦如畫龍者，將畢乃點睛之法。

李將軍列傳「初廣之從弟李蔡」至「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十餘行中，專敘廣之數奇，已令人讀之短氣。此下接敘從衛青出擊匈奴，徙東道，迷失道事，愈覺悲壯淋漓。若將從衛青出塞事敘于前，而以廣之從弟李蔡一段議論敘於後，則無此沉雄矣。故知位置之先後，剪裁之繁簡，爲文家第一要義也。

衛青霍去病傳右衛而左霍，猶魏其武安傳右竇而左田也。衛之封侯，意已含諷刺矣。霍則風刺更甚。句中有筋，字中有眼。故知文章須得偏驚不平之氣，乃是佳耳。

朝鮮列傳事緒繁多，敘次明晰，柳子厚所稱「太史公之潔」也。
大宛列傳前敘諸國，從張騫口中述出，最爲朗暢。後敘兩次伐大宛，亦極雄中。

間敘烏孫和親及西北外國之俗，筆力尙未騫舉。

(四)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一段

梁啓超

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遷之年代，後左丘明約四百年。此四百年間之中國社會，譬之於水，其猶經百川競流，波瀾壯闊以後，乃匯爲湖泊，恬波不揚。民族則由分展而趨統一；政治則革閥族而歸獨裁；學術則倦貢新而思竺舊。而遷之史記，則作於其間。遷之先，既世爲周史官，遷襲父談業，爲漢太史，其學蓋有所受。遷之自言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太史公自序

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蓋遷實欲建設一歷史哲學，而借事實以爲發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況，謂：「載之空言，不加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舊史官紀事實而無目的，孔子作春秋，時或爲目的而犧牲事實。其懷抱深遠之目的，

而又忠勤于事實者，惟遷爲兼之。遷書取材于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其本紀以事繫年，取則於春秋；其八書詳紀政制，蛻形於尚書；其十表稽牒作譜，印范於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瑣語，則國語之遺規也。諸體雖非遷所自創，而遷實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而各盡其用，此足徵遷組織力之強，而文章技術之妙也。班固述劉向揚雄之言，謂：「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漢書本傳贊 鄭樵謂：「自春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通志總序諒矣。其最異於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爲本位。」故其書廁諸世界著作之林，其價值乃頗類布爾達克之英雄傳。其年代略相先後，布爾達克後司馬遷約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響所被之廣且遠，亦略同也。後人或能譏彈遷書，然遷書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來所謂「正史」者，莫能越其範圍。豈後人創作力不逮古耶？抑遷史自有

其不朽者存也。

第五章 研究史記之步驟

第一節 概說

凡研究一書，須視吾人志願之所趨，精力之所能，與夫時間之所可許，然後精粗詳略乃可自行取決焉。史記全書，包羅至富，前述四章，乃着手研究之初基。誠已一一了解，則請言第二步之進行。夫史記之爲書，固古籍中之一宏博淵深者；非有相當學力，殆未易言心領而神會。但研究者苟能布置有方，雖淺學亦未必全無一得。譬如鐘焉，「大叩之大鳴，小叩之小鳴。」譬如鑛山，用名工師，新機器，合數千萬人之力以開之，固可得鑛物；用土法，集數十人之力以開之，亦未始不可得鑛物。特所獲物品之優劣多少，不能相提並論耳。吾人研究

史記亦猶是也。倘欲精求而多得，則特別之研究尙焉。若僅爲常識之補充，以求一贊之嘗試，則普通研究亦自有其方法。茲將兩說詳列如下：

第二節 普通研究法

何謂普通研究法？謂研究者爲精力，或時間，或事勢所限制，不能專精致力以僅讀史記一書；吾人爲覓一方法，以使其讀史記所得，可與其他普通學科同列於水平綫上也。夫吾人從事學科，習性往往人各不同，卽就普通研究史記言，亦有性近史學，或性近文學之異。茲爲便於解釋計，再爲分說如下：

(一)性近史學者 此類讀法，當以史爲本位，而爲提綱挈領之研究。凡遷史中深奧之意義，繁複之辭語，可暫擱置，但於每一時代間，其重要史事之關鍵，宜細心觀察，以求其因果。心有所疑，或意有所觸，則筆之於書，以留作研究他史時之印證。此類工作，古人多有行之者。但細察內容，有爲雜記者，有專記史

之一部份者。其屬於前類者，如崑山顧炎武之日知錄，高郵王念孫之讀書雜誌，湘鄉曾國藩之求闕齋讀書錄，嘉定錢大昕之十駕齋養新餘錄，番禺陳澧之東塾讀書錄，侯官林昌彝之硯桂緒錄，仁和孫志祖之讀書脞錄，長洲何焯之義門讀書記，桐城光律元之有不爲齋隨筆等是。茲錄日知錄中之一段，以作舉隅。

史記通鑑兵事見日知錄集解卷二十六

顧炎武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

書史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其屬於後數者，爲洪飴孫之史目表，嘉定 錢大昕之二十二史考異暨補遺，陽湖 趙翼之二十二史劄記，東吳 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等是。夫以形式論，表與記述，誠有不同。特考其命意，均爲學史工作之要方。茲錄洪著史目表之自記，與其曾孫之附記各一篇，又趙著二十二史劄記小引一首於後，以便學者取則焉。

史目表弁言

龍門作史，筆揮爲椽。動必師古，何嘗自專？春秋世本，獨窺淵源。降至篇目，亦

洪飴孫

有發端。懲勸紛若，賢愚瞭然。保此至鑒，垂諸不刊。二十四史，踵其成規。或創序例，略分言詮。範圍莫過，終始相緣。繁則未括，簡則未宣。當削不削，當傳不傳。不善學史，空矜藻翰。徵文攻籍，敢告史官。

史目表附識

洪用勳

(上略)……茲值重刊曾大父遺集之際，適四省合刻二十四史告竣，嘉惠藝林，爭先購置。用勳因思史目表一帙，於作史體例，用斜行旁上法，敘列簡明。凡創格異名，均有標識；於作者垂戒命意，必表而出之。有志史學者，倘先讀是表，則綱領瞭然於胸，津逮殊非淺鮮。緣先付梓，矩矱學者，並識原始於後。

二十二史劄記小引

趙翼

閒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

便於流覽。爰取爲日課。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多。惟是家少藏書，不能繁徵博采，以資參訂。間有裨乘勝說，與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詫爲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其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今風會之遞變，故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自惟中歲歸田，遭時承平，得優游林下，寢饋于文史以送老，書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

至於梁著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對於史記之常識讀法，主張剔出若干篇，以省精力。所剔篇目列之於下：

(一) 十表但閱序文，內容不必詳究。

(二) 八書全省。

(三) 世家中省吳，齊，管，蔡，陳，杞，衛，宋，晉，楚，越，鄭，等篇。

(四) 武帝紀，日者傳，龜策傳，等篇省。

其所持理由，一以既讀左傳，國策，國語，漢書等，則可不再讀史記中相同之篇。一以既經證明爲僞，自可不讀。但余意梁氏所言，係就常識二字着眼，固自應爾。若有志學史，而欲以史記爲各史中之一種。則他書所有者，正可借以參考。所傳僞造者，亦當略知其所以然。本此以談。則雖普通研究，非至萬不得已時，終以涉獵全書爲必要之條件焉。

(二) 性近文學者 此類研究，除將第三章第一節所舉之關於學術各篇，詳細觀覽，於我國周，秦，及漢初，各家學派，加以真確之認識外，當選擇遷史中最佳之各篇，熟讀深思，以求能有與之神化之一日。惟選文一事，殊不易談。各種

古文選本，史記多佔有一席重要地位；即曾國藩所選之經史百家雜鈔，史記亦與其列。特割裂不完，於史公精神所貫注之處，難免不無脫漏。其專就史記一書而選訂者，如史記精華錄等，往往不能每篇皆列全文，亦於讀者不甚相宜。梁啓超氏於其所著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自述其所最愛讀之史記各篇，頗可爲吾人預備精讀之選本，特轉錄於下，以紹介於讀者。

……學者如以此項學指文目的讀史記，則宜擇其尤爲傑作之十數篇精讀之。孰爲傑作？此憑各人賞會，本難確有標準。吾生平所最愛讀者則爲以下各篇：

項羽本紀

信陵君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淮

陰侯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序

右列諸篇，皆肅括宏深，實敘事文永遠模範。班叔皮稱：「史公善序述事理，辯而不華，實而不俚。文質相稱，良史之才。」如諸篇者，洵足當之矣。學者精讀多次，或務成誦。自能契其神味；辭遠鄙倍。至如明清選家最樂道之伯夷列傳，管晏列傳，屈原賈生列傳等，以吾論之，反是篇中第二等文字耳。

選本既定，次言讀法。關於此類工作，前人已多有言及者。如歸方評點史記，吳肇甫點勘史記，空山堂史記詳註，吳齊賢史記論文等書，對於史記文章之要點，多爲提出，使人研究。學者可任購其一，用其所提出之要點，將梁選各篇，細玩索，反覆熟讀，所得自當不少。茲錄歸震川評點史記例意及吳肇甫點勘史記讀本序文於下，以便學者問津焉。

(一) 歸震川評點史記例意

史記起頭處，來得勇猛者圈，緩些者點。然須見得不得不圈，不得不點處，乃

得。黃圈點者難曉，硃圈點者易曉。硃圈點處，總是意句與敘事好處。黃圈點處，總是氣脈。亦有轉折處用黃圈，而事乃聯下去者。墨擲是背理處，青擲是不好。要緊處硃擲是好，要緊處黃擲是一篇要緊處。事跡錯綜處，太史公敘得來，如大塘上打擘，千船萬船，不相妨礙。曉得文章掇頭千緒萬端，文字就可做了。作文如畫，全要界畫。起頭交接處，謂之起伏掇頭。本紀多，列傳少。起頭處，斷而不斷。斷而不斷以意言史記只實實說去，要緊處多跌蕩，跌蕩處多要緊。亦有跌蕩處，不在氣脈上，故不用黃圈點。雖跌蕩，又不是放肆。封禪書云：「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是總，又是跌蕩也。跌蕩如在峽中行，而忽然躍起，此與激處不同。跌蕩如封禪書三神山一段中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曰：「未能至，望見之焉。」都是跌蕩處。跌蕩處都是焉矣字。史記敘事時，又捱幾句似閒的話，最妙。

敘事或追前說，或帶後說，此是周到。硃圈點處，敘事敘得真。史記重疊處，正不見重疊。旁支處黃點，不是旁支者，止用硃圈點。旁支處只點景說，不是這等死殺說。高祖本記「項羽兵四十萬」云云，淡而景好。旁支如江水一直去，又有旁支，不是正論。史記如人說話，本說此事，又帶別樣說。項羽本紀「當此時，趙歇爲王」封禪書三神山一段，氣開一開。如本說此處飲酒，乃說彼處閒游，景致雖煩而不煩，大率是精神妙處。漢王敗彭城，氣索了，卒漢王間往從之，諸敗軍皆會，氣復振。事與氣稱。項王殺王離，與垓下一段，氣亦然。漢王間往從之，至諸敗軍一段，此敘事中氣也，散了又興，事與氣稱。項王與漢王相臨廣武時，如做戲，一出上，一出下，最妙。春秋戰國時事，不過一二國爭鬥，其事小。項羽沛公，動輒以半箇天下相鬥，故太史公有大文字。史記封禪書周人之言方怪者，自婁宏，此謂旁支。

他人文字無此。項羽本紀「當此時，趙歇爲王。」「當是時，楚兵冠諸侯。」二處是旁支又是總幾段。如水之盤旋而去。趙歇爲王一段，乃是「渡河擊趙，大破之。」句內，開出頓挫。如水之澀而遽縱。項羽本紀「外黃未下。」句，是輕挫。如人透氣一般。「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句，此處氣軟一軟，又說下去。「項羽因留，連戰未能下。」一句，是頓挫。又承上起下，盤旋。如水之潑洄旁支。處處皆然，敘事亦多如此。封禪書昔泰山一段是敘事，總五嶽，氣開一開。項羽本記「呂臣軍彭城東。」三句，是鋪張程節。封禪書數箇「又作柏梁銅柱。」幾段，是程程節節數去。封禪書云：「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此是訓解之類。自「未作酈時也。」作酈時後，與下數箇其後字一般。但又說得好，故圈。秦時有好文字，故本紀到秦就好起。古人所謂學問成者，只是幾部要緊書讀得了就是。太史公但若鬧熱處，就露出

精神來了。如今人說平話者然，一拍手，又說起，只管任意說去。如水平平流去，忽然遇石激起來。如兩人說話堂上，或撞出一人來，即挽入其內。如平地忽見高山。如畫然，聯山斷嶺，峯頭參差。如地，高高下下相因，乃去得長。史記如作游山記然，本是說本處景致，乃云：「一前有某山，後有某水」等，乃爲大家文字。他人之文，如臨小畫，非不工緻。子長之文，如畫長江萬里圖。他人文字一條鞭的。他人文字亦好，但如一箇人，面目俱全，只無生氣。如我所云云。孟堅郊祀志，堪與封禪書兩邊相稱，故人稱班馬。莊左如金碧山水，史記如清金淡墨。史記好奇，漢書冠冕雄渾。自晉書而下，其氣輕，無足觀矣。史記五帝三代本紀，零碎。秦記，就好起了。蓋秦原有史，故其文字好。趙世家文字周詳，亦是趙有史。其他想無全書故也。大宛傳就載張騫事，張騫本傳寥寥附衛將軍後。屈原傳因賈誼弔屈原，故賈誼在

後。凡史記好處，諸大家無不知之，歐文尤多得。我喜怒哀樂，一樣不好。不敢讀史，必讀得來我與史一，乃敢下筆。讀書如讀項羽垓下之敗，必潸然出涕，乃爲得之。爲文須要養氣。史記買蘇板，一照高五本批點閱高本詳確。曾書例意，不見在笥矣，今更錄之，子甯收執。

(二) 吳擘甫點勘史記讀本序

林紆

余生平所嗜書，曰左氏傳，史記，漢書，韓愈氏之文。余有左傳評勘本，在左孟莊騷菁華錄中。韓愈氏之文，則有韓柳研究法行世矣。獨史記一書，則十六年客杭州時得一舊本，不審誰氏所刊，序目已散落。余于書中關鎖穿插處，加以硃點。一日就日中映視，則經余點處，其下咸有淡黃圈，蓋同其八九也。心異之。迨讀至終卷，則婁江謝氏用震川本加黃爲標識。余時尙未得震川本，急覓而取驗，則爲武昌張氏舊刻，用銳形之筆以代黃圈。嗚呼！震川氏者。

可謂善于史記矣。史記之文，純一記事之文也。然本紀世家列傳中，有同時之事，不並敘，無以取證已往之迹；不插敘無以溯源；繁賸之文，不類敘無以醒眉目，則加銳形之筆，用爲標識。至於言論之美，則用圓圖，此易辨耳。余以二年之力，箋識其上逾半矣。余友林迪臣太守，將爲鐫板。庚子之變，太守適下世，吾業亦中輟。辛丑入都，晤吳擊甫先生於五城學堂，論史記竟日。余謂「大宛一傳，震川氏不割斷諸國，融爲長篇，猶散錢貫之以繩。前半貫以張騫，騫卒，續貫以宛馬；於是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之通，皆爲馬也。零落不相膠附之國，公然與漢氏聯絡矣。但觀傳首，大書曰：「大宛之迹，見諸張騫。」一則史公當日用心，因張騫以貫諸國，已爲震川所覺。故融散爲整，傳首二語，加以黃圈。此其證也。又絳侯世家，敘侯功，頗簡約；至亞夫事，則文筆婉媚動人。猶歐西人之構宇，集民居爲高樓，擴其餘地，成公園，以待游侶。此文字

疏密繁簡之法也。彭越傳疏率若不經意，弗如淮陰之詳，且與魏豹同傳。然世稱漢初功臣，必曰韓彭者，幾不得解。乃不知高帝本紀中，累書彭越反，梁地以牽掣項羽，使不得過成皋，厥功與韓信垓下之役實同。讀史記者能於不注意中求之，或得史公之妙。『先生深躋吾說。先生既歸道山，喆嗣辟疆始出先生點勘之本。吾友徐州徐又錚將更梓以廣其傳，問序於余。余尊先生如師保，讀其遺文，繁而不涉猥釀，簡而不流疏悟。系出桐城，仍韓法也。且其沈酣於史記，識見乃高余萬倍矣。余謂先輩治史記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錢竹汀之考異梁玉繩之志疑王懷祖之雜志均精核，多所發明。而梁氏成書至三十六卷，論黃帝一事幾千言。其下歷舉異同，良足以刊史記之誤。乙派則歸震川方望溪及先生之讀本，專讀文章氣脈，無尙考據。二者均有益於學子，然而發神樞鬼藏之秘，治叢冗禿屑之病，導後進以軌轍，則文章家

較考據爲益滋多。顧不有考據，則瞽於誤書，不講文章則昧於古法。今既有刊誤之書，而又得精良之讀本，學者其可以無憾矣。且史記者史公文字之創局，雖不及左傳之千門萬戶，光怪陸離，然班氏望塵，已不之及。但以魏其灌夫武安三傳言之，蟬聯而下，斷而不斷，如松際欲盡不盡之雲。一經班氏竄改，即索然無味。余故謂史記所既有者則可不讀班書。而班書中爲史記所無者，如趙皇后、霍光、趙廣漢、王尊、貢禹、朱博、何及、酷吏、諸傳；又范蔚宗窮老盡氣，所不能到。然婉媚之處，亦正得力於史公。當摯甫先生在日，爲其兄康之作傳。余讀已笑曰：「先生史記之功深矣。」是時尙未聞先生之點勘史記也。大抵文字發源所在，老於文者，一觸輒知。方今少年，多半廢書不讀，又扇于羣迷，爲世大梗。又錚終日倥傯軍事，乃心醉古籍，簡擇善本，刊以問世。而辟疆復能寶其先澤，屬諸又錚則吳先生之志願售，而後生小子得此，

則文字一道，或不至於淪喪，亦藝林一大幸事也。時臧礪秋方事校勘，趣余序甚力，書此歸之礪秋。並以視又錚辟疆二君，頗以余爲知言乎？

第三節 特別研究法

何謂特別研究法？謂研究者於上述普通研究法已經修畢後，更進而求之，冀於史記一書中特闢蹊徑，以謀得較高深之學問也。此項研究法，有由縱之途徑以進行者。有由橫之途徑以進行者。視各人學力與習性，以自取擇。但能專心致志，均有獲得最後成功之可能。何謂縱之途徑？蓋以史記爲中點，而以前乎史記者，後乎史記者，並列之成一縱綫，以相與參證，因而求得一真理之發明。何謂橫之途徑？蓋將史記全書，剖斷其橫面，細察其中所包容之原質，何若組織若何？其影響於當時社會與後世人心者又何若？再取國內賢達，對於史記所已研究者，精心考核，最後乃以自己忠誠之判斷，求得相當之結果。以上

兩法，古今學人之研究史記者，已多用之，茲爲分別介紹如次：

(一) 縱之研究法 此項研究，有舉全書而爲概括之評較者，如第三章第二節所列之史通通考、隋書四庫提要等書之所言，皆其例也。有專就其書中之一端，提出之以作精細之研究者，如崔東壁之考信錄，每舉經傳所載與史記所述之同一事件，並列之以辨別其真僞。又如趙甌北之二十二史劄記中，亦有將史記所述與他史相較之文字。吾人讀書尙友，誠自覓一問題，以史記爲經，以羣史爲緯，而求得一適當之解決，未始不有無窮樂趣。況古人已先我戒途乎！特錄趙著一篇，以備觀覽。

各史例目異同

趙翼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其後沿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卽一人而見各

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以是爲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今列二十二史篇目，異同於左。

本紀 古有禹本紀、尚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爲列傳。三國志亦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爲正統故也。後漢書又立皇后紀，蓋仿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由后出，故高紀後卽立后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后紀，其例已截然。

以少帝既廢，所立者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僞主紀年，而歸之於后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卽女后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后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爲周，故朝政則編入后紀，宮闈瑣屑事，仍立后傳，較有斟酌。宋史度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爲君，而猶附於紀後，則以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至馬令陸游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爲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其時已有梁唐晉漢周稱紀，諸國皆偏隅，何得亦稱紀耶？金史於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此又仿尚書世紀之名，最爲典切。

世家 史記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以記王侯諸國。漢書乃盡改爲列傳。按班固傳改世家爲列傳係其父彪變體傳者，傳一人之生平

也。王侯開國，子孫世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後，究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後代因之。晉書於僭偽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苻姚諸君，有稱大號者，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吳越閩南平皆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則又變其名曰「外記」。

表 史記作十表，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旣爲立傳。此外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於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於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爲明

晰。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評，殊屬贅設也。後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及南北史，皆無表。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遊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卿，共五表。

後人有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伏无忌、黃景作諸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實、延篤作百官表，皆不傳。袁希之又有漢表，熊方有後漢表，李燾作歷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補前人之缺。近時萬斯同又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爲詳明。

書志 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十志。律歷志，則本於律書、歷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樂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志，

則本於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於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後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後漢書改地理爲郡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大概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梁陳書及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爲天象，地理爲地形，祥瑞爲靈徵。餘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及北史，皆無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並撰者，其藝文則改爲經籍。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同。惟遼史增營衛，捺鉢，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明史志目，與宋史同。其藝文志內，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不載。

列傳 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之事蹟也。說見陔餘叢考其專記一人爲一傳者，則自遷始。又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倖，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人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款，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後漢書于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烈女等傳。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晉書改循吏爲良吏，方術爲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爲恩倖，其二凶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爲文學，良吏爲良政，隱逸爲高逸，孝友忠義爲孝義。

恩倖爲倖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者，亦附卷末。梁書改孝義爲孝行，又增止足一類。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後魏書改孝行爲孝感，忠義爲節義，隱逸爲逸士，宦者爲闈宦，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類。隋書改忠義爲誠節，孝行又爲孝義，餘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元感次列傳後。宇文化及、王世充，附於卷末。北史各傳名目，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僞一類。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增公主、藩鎮、姦臣三類。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爲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類。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爲死事、死節二類。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名亦另創也。宋史增道學一類，及周三臣傳。餘與前史同。遼史改良吏爲能。

史，餘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爲世戚，文苑爲文藝，餘與前史同。亦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餘亦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闢黨流賊及土司傳。

此外尚有研究近世科學，而以史漢所載者，相與參證，以求得最新之發明。吾友朱貢三君，近有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與漢書天文志彗孛飛流辨兩專著，卽此類研究之結晶品也。夫此類工作，固以科學爲主，而非專致力於史記之一書。然於史記中能有特殊之發現，亦不可謂非特別研究之一種也。恆星圖考不久當有專書行世，無俟多贅。彗孛飛流辨乃朱君最近發表之一文，茲錄其緣起之一段於後，以作舉隅。且本此意而推之，吾人研究任何科學，皆可借古書以發明新學理，固不僅天文一科然也。

漢書天文志彗孛飛流辨摘錄其首段

朱貢三

彗孛流隕之說，載於春秋。客星之名，見於史記。他若景星瑞星妖星殘星諸名稱，復散見於諸史志。總之，不離乎異星者近是。漢書天文志載彗孛飛流之屬，有國皇志曰國皇星大昭明昭明星大而無五殘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六賊六賊星出正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詭司詭星出正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咸漢咸漢星出正北方之星察之天狗狀如大流星有格澤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旬始旬始出於北斗旁中宵之名及天狗聲下止地類狗所墜格澤格澤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旬始旬始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長庚長庚廣如一蚩尤之旗蚩尤之旗類彗伏龍枉矢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長庚長庚廣如一蚩尤之旗蚩尤之旗類彗述其形狀，著其顏色，詳其光炎，明其方位，可謂詳盡矣。然考其實錄，則彗孛飛流，往往與客星渾言之。而其中確係客星者，惟元光元年見於房，及元鳳四年見於斗極間之二星耳。且流星與彗孛，亦夾雜渾書。蓋古人觀察雖精，分類未密耳。而歷代史志，沿襲相仍，不加區別，是以不可不辨。

(二) 橫之研究法 此項研究，國人所已行者，約有三類：一爲簽注。如司馬貞

之索隱，裴駙之集解，張守節之正義，其著者也。此外相傳漢張昶撰有龍山史

記注

見柳宗元龍城錄

許子儒王元感徐堅李鎮陳伯宣等曾注史記

見唐書藝文志

蕭貢曾注

史記一百卷

見金史

然今均佚亡，無從考見其得失。近人李笠有史記訂補八卷，

審之義例，證以經典，較之舊注，蓋進一籌焉。二爲批評。夫史記爲我國史學界

文學界之老前輩，數千年來崇拜者固多，而批評者亦不得謂絕無，如劉知幾

史通卽其一也。近世科學發明，勇於疑古者尤多。如仁和梁玉繩之史記志疑

歸安崔適之史記探源，滋陽牛運震之史記糾謬，錢塘之三書釋疑，王元啓之

三書與月表正譌等書，皆引經據傳，多所發明。吾人從事史記，而欲剖析其內

容，以求古人真正之面目；上述各書，誠爲最關重要之參考書。其次如本章第

二節所述屬於史學一方之各要籍，其中所載之關於史記之一部份者，亦有

重行複習之必要。蓋零金散玉，薈萃之即可成爲無價之至寶也。吾友胡樸安

君，近有關於此項工作之論文一篇，載於國學叢刊中，與上述各書之價值，亦頗相類。爰錄如次，以供參閱。

史記體例之商榷

胡樸安

班固云：「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援引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古今來對於史記致疑議者，當首推班氏。顧班氏之議，僅及於疏略牴牾，與是非乖謬之處，而未及體例也。夫是非乖謬，論者謂：「係各人所感之不同。」司馬遷發憤著史記，固當另有見解。是非即謬於聖人，亦無容爲司馬氏諱。其疏略牴牾，則不能以此爲回護也。至進而論其體例，其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雖創

作之功，足爲後人法式；而其不周密之處，實不足立後人之模範。自孟堅以後，致疑議者多矣。乃匯萃羣言，約而舉之，其失有六。茲先錄前人之說，而後申予之私意。

一曰：「本紀世家出入之失。」

二曰：「本紀列傳漏略之失。」

三曰：「列傳序次錯亂之失。」

四曰：「世家列傳分合之失。」

五曰：「采書未加潤色之失。」

六曰：「傳紀互相歧異之失。」

索隱云：「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降爲秦世家。」

又云：「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

又云：「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世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爲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歷年不永，勳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爲列傳。」

又云：「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王濞宜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同爲一篇。」

又云：「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旣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劉知幾云：「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又云：「陳勝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

王安石云：「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按卽所謂「本紀世家出入之失」也。索隱議之尤力。索隱所議，不僅於此。其書三十卷本單行，今皆散入史記本書。索隱並有所補，今本史記惟三皇紀一篇，贅於卷末。王氏鳴盛雖謂：「索隱之改補皆非。」然無充足之理由以難之。且王氏亦謂：「五宗世家，凡十三人，皆景帝子。以其母五人所生，號爲五宗，殊屬無理。漢書改爲十三王傳是也。」是王氏亦有不滿意於史記之處，不過不承認索隱之說耳。

索隱云：「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帝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爲呂氏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鄭樵云：「遷遺惠而紀呂，不無獎盜乎？」

趙翼曰：「史記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

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嘗北面事之。漢高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王共尊爲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并爲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梁敗於定陶，卽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卽拜爲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卽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略不瞻徇。是其知略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協也。

按此卽所謂「本紀列傳漏略之失」也。索隱論史記之漏略，並欲補曹叔振鐸許男邾子世家，吳延陵晉叔向衛史魚列傳，王氏鳴盛謂：「史記本自疏闕，周七八百年只一紀，漢每帝一紀，已自詳近略遠。惠帝無紀，亦

復何害？王氏此言，不足以難索隱。循通史之例，宜爲漢本紀，不當每帝一紀。既詳近略遠，即不宜遺惠而紀呂。項羽有本紀，陳涉有世家，懷王獨無之，更不可以例言也。

索隱云：「司馬相如列傳，不宜在西南夷之下。」

又引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

又云：「大宛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氏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

趙翼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

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忽又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按此卽所謂「列傳序次錯亂之失」也。其錯亂之失有二：一曰「後人錯亂之。」一謂「隨得隨編錯亂之。」如前之說，司馬氏不負此錯亂之責。如後之說，創例而著通史，不經意如此，何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乎？今觀其自序之次第，則固非後人錯亂也。索隱嘗欲改其次序，王氏鳴盛謂：「後乃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並云：述贊猶於李廣之下，衛青之前，抽出匈奴入於南越之前，誠不知而作，皆非是。」王氏此言，亦無理由。史記列傳序次，錯亂之處，毫無意義。索隱議改極是。王氏非之，真可謂「食古不化」者矣。

索隱云：「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爲一篇。」

又云：「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爲一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按此即所謂：「世家列傳分合之失」也。史記合傳最多，如管晏，如孟荀，其合俱有意義。作史宜合傳，作通史尤宜合傳。魯連鄒陽合，屈原與賈誼合，索隱謂其年代乖絕，余謂此語無關重要。必學術同，政事同，或行誼同，始可合之。年代無與也。屈原與賈誼，雖同爲文人，竟絕不相類。司馬氏僅以弔屈原一賦而合之，此爲作文便以連綴也。誠不如索隱謂：「屈原與宋玉合之理長。」

趙翼云：「史記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緤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并細敘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

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敘功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据功冊，而遷簡料存之者也。」

又云：「史記堯紀全取堯典，舜紀用舜典及孟子，禹紀用禹謨禹貢及孟子，其自序謂擇言尤雅者。」

董份云：「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孟子等傳，皆自撰。故皆絕妙。如諸世家，皆多錄左氏戰國策等文，不過載舊文而略增損。」

按此即「采書未加潤色之失」也。司馬氏自敘云：「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司馬氏亦知修飾潤色之要，而卒不能者，非倉卒成書，率爾綴合也。蓋司馬氏乃文章之伯，非良史之才。其文之佳者，實非後人所能及。除自作數篇外，其他只得排比舊籍成之。疏於史法，

熟於文法。事蹟繁多，不可以文法部署者，司馬氏即無可如何也。

趙翼云：「田儻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儻欲楚殺田假，然後出兵。据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此語爲楚懷王之言。」

又云：「齊悼惠王傳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劉澤入齊。使祝午至燕，發其國兵并將之。澤不得歸，乃願往長安，議立哀王爲帝，哀王遂資其行。而澤傳不言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即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長安。』」

又云：「朱建傳謂：『鯨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事在鯨布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

又云：「佞幸傳序：高祖有籍祖，孝惠有閎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閎籍。』」

孺」是并二人爲一人。」

又云：「酈食其傳既序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序酈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

又云：「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尙爲郎中令，終無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按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刪「景帝崩」三字，便明。」

又云：「田仁傳戾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變，仁族死涇城。」文既繁複，且不可解。」

按此即所謂「傳紀歧異之失」也。採取各書，未加互勘，彼此歧異，在所不免。此等之失，各史皆有，不僅史記也。

史記之失，六者之外，予之私意，尙有三事：一八書漏略之失。有河渠而無輿地，記封禪而略藝文，其失尤甚。談既論六家之要旨，遷又講業齊魯之都，並從孔安國受古文，且得窺石室金匱之藏，而藝文無書。遂使後之議古文者，盡謂「劉歆偽造」，此司馬氏不記藝文之過也。二自作諸傳，重文章而輕事實之失。如伯夷列傳，毫無事實，純係議論。屈原列傳，其序述事蹟之處，皆不甚的確。漁父之問，乃屈原之設詞，未必真有其事。司馬氏采入列傳，綴於項襄王怒而遷之之下，並復接以乃作懷沙之賦，若真有其人其事者。又如儒林列傳云：「自孔子卒後，七十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子路死在孔子之前，而云：「自孔子卒後，子路居衛。」豈非僅爲行文之便利，而不顧及事實耶？三采取各書，

所不知者，不能詳加審慎之失。如律書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法，三其實；所謂三分損益之說也。」本此法以求所列各律書，皆不能通。况本書所載之法，以九寸起律，而律書忽列八寸一。一書之內，全不相應。悉心攷之，所紀之法，係絲絃之法，所載之律，係竹管之數。（余別有律數說，考之甚詳）司馬氏未必知律，据舊本而錄之。其所不知，又不加審慎。於絲絃載其法，於竹管列其數，合爲一書，而不自知牴牾也。總之司馬氏係文人，非良史。良史之著述，當純用客觀，不當雜以主觀。傳肖其人，紀詳其事，是非詳略，宜悉如其分而止。若雜以主觀，一字輕重，往往使本來面目全爲改觀。司馬氏之著史記，以主觀出之。後人推其文辭優美之數篇，皆其主觀最多者也。自司馬氏以前，史家無此體裁。司馬氏開一新局面，其見識實有足多者。即其疏略之處，不能如後人之周密，亦

創作者無可如何之事，惟囿於耳食者，言史即推司馬，若不容更置疑議。其有一二稍置疑議者，必曲爲之說以回護之，則未免拘守耳。夫學問乃天下之公器，不可執己，亦不可徇人。平心商榷，是非自見。余著此篇，非好攻擊前賢也，爲史家商榷體例而已。

(三)爲整理 我國古書之待整理者甚多，而史記固其中之一種。前人之研究史記者，由簽注而進於懷疑，由懷疑而出以評論，其概要已如上述。再由評論而進於整理，則尙不多見，然亦非絕無動機。唐司馬貞著史記索隱，對於原書，頗主張有所改訂。其所欲改者，如史記編次之陵亂，即其一端。顧以環境所關，自信力稍弱，後乃自行作罷，卒仍其舊。又以太史公論贊，於體不合，遂另作一百三十篇述贊以裨益之。夫貞作之述贊，是否較優於遷贊，爲另一問題。但在世人羣相崇拜之際，敢於彰明較著以揭示其短，且爲作式以糾正之。此其

勇毅之精神，誠吾輩青年所宜則效者也。特錄貞作述贊之自敘於後以示範。

索隱述贊敘

司馬貞

右述贊之體，深所不安。何者？夫敘事美功，合有首末。懲惡勸善，是稱褒貶。觀太史公贊之中，或國有數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備論終始，自可略申梗概。遂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卽爲一篇之贊，將爲龜鏡，誠所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矣。今並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云。

貞於史記，除改訂外，並有增補。其史記索隱後序有云：「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指史記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楮少，孫誣謬，因發憤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玩此語意，貞之所補史記，當有多篇。但今本史記，惟三皇紀一篇，附於卷末。此中曾被何人刪削，及所刪削者爲何篇，均難詳考。誠恨事也。洎夫近今，學人從事整理史記者漸多。許嘯天君近有整理

史記一書出版，其中有許之新序，與地圖及張富康之新考證。遷史原書之編次，均經改訂，並加標點，蓋欲以利便學人也。此外又有鄭鶴聲之補史記箕子世家，楊啓高之史記研究等。楊著尙未印行，姑勿深論其內容。許著之新序，以太史公之史料，史德，史才，史力，爲其著眼之焦點，而歸結於告學者以科學方法讀史記。茲錄其結論之一段以示梗概。

史記新序之末段

許嘯天

史記者，中國史書中體例最完備——能以社會爲中樞——時代最古者也。吾人當以最忠誠細膩之態度，以研究而整理之。吾人非徒爲欣賞文字而讀史記，吾人非徒爲死人而研究歷史；歷史者，後人之借鏡也。後世之文化愈盛，生活之競爭愈烈；而所以造成今日之局面者，歷史蘊釀之力也。吾人欲明瞭未來和現在，如何可不研究過去？因未來之局，其機早已伏於過

去。故研究過去。須求其與未來有因果關係者；而因果關係，嘗伏於過去社會之全體，不僅係於帝王之片面。史書而能以社會爲中樞者，是爲良史；記帝王片面之現狀者，是爲劣史；記帝王虛僞之片面現狀者，是劣之尤劣。吾人不可不明辨之也。

以上所說，不過對於史記心理上的整理，告人以讀書的眼光，以科學的方法讀史記，其史記本質上之整理，因迫於時間與篇幅，祇得俟諸來日。讀者諒之！

張著之史記新考證，其總目分上下二編：上編屬於社會科學，下編屬於自然科學。錄其目次如左：

史記新考證目錄

總論

上編——分論

社會科學

I 政治

(1) 無政治時代

(2) 政治萌芽時代

(3) 封建制

原始期

(一) 官制

(二) 俸祿

成熟期

(一) 官制

史記入門 特別研究法

(二) 俸祿

(4) 郡縣制

(一) 官制

(二) 俸祿

橫切面之問題

II 教育

(1) 文字

(一) 起源

(二) 變遷

(2) 學校

(3) 學術

(4) 文學

橫切面之問題

III 家族制

(1) 混亂時代

(2) 母系時代

(一) 婚姻制

(二) 家庭生活

(三) 私生子問題

(3) 父系時代

(一) 婚姻制

(二) 家庭生活

(三) 子女問題

橫切面之問題

IV 禮教

(1) 個人道德——內心

(2) 羣衆道德——倫理

(3) 樂

橫切面之問題

V 商業

(1) 交易

(一) 原料品

(二) 製造品

(2) 幣制

(3) 經濟狀況

(一) 個人

(二) 社會

橫切面之問題

VI 外交政策

(1) 積極方面

(一) 殖民

(二) 通商

(2) 消極方面

(一) 報復的抵禦

史記入門 特別研究法

(二) 消極的抵禦

(3) 隣國位置與國情

橫切面之問題

VII 地理

(1) 人文地理

(一) 都會

(二) 疆域

(三) 河流

(四) 山脈

(2) 天文地理

(陰歷)

(氣候)

橫切面之問題

下編——分論

自然科學

I 農林

(1) 土地

(一) 井田

(二) 散田

(2) 水利

(3) 賦稅

(4) 農作物與森林

橫切面之問題

II 權衡度量制

(1) 權衡

(2) 度制

(3) 量制

橫切面之問題

總目既明，再觀其所述之整理途徑，則足以啓迪吾人者自必不少。爰擇錄其總論之一部份如次：

擇錄史記新考證總論之後半段

(甲) 讀史記應有之眼光

(一) 價值 史記的內容，分本記，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五部：本紀，是記帝王——自軒轅至漢武間——一切關乎帝王的事實，又歸納之而列爲年表，以時間計算；八書，是記當時天文，地理，禮樂，書術；世家，是記當時王官一切生活；列傳，是記當時一切顯民的生活。

此中獨項羽、孔子特別；項羽自刎，竟比帝王；孔子庶人，列入世家。此種苦衷，無容贅述。惟統觀五部，詳於東周以後，至漢史爲細密；雖號世界史家之詹姆士亦不過如是。——西洋史獨詳於近代——是則先秦諸子，及乎西漢

攷據之貢獻吾人者，固彼等自身發憤所致；然亦未始非太史公火上澆油之力，吾人正當感激。

從藝術方面說：史記能繼起左傳國策，獨步千古。項羽本紀之「破釜沉舟」「壁上觀」數段，即使吾人親身觀戰，亦未見能如史遷筆下之如歷歷在目，描寫細密，無復餘恨者。及項羽之烏江自刎，史遷的藝術的手腕，更足以安慰人生，不復知死爲恨事；令人咄咄稱道，嘆其有藝術上創造之天才不置也！

藝術之本身，無論積極之表現也好，消極之表現也好，總之以博得人之同情爲標準；要是軼出這種範圍以外的作品，至少沒有欣賞的價值。所以在史記中，不但項羽本紀能博得人之同情；如始皇本紀樂毅田單刺客李將軍……等列傳，無一不引人入勝。因爲史遷的描寫，完全是客觀的態度是

真實的；不但注重個性的表現，而且以人生片斷之活動，作描寫材料之最大部分材料。所以即是一件無聲無氣而最平凡的事件，——史遷以此見長——經過他的描寫，立即活潑潑地有聲有色。這是因爲史遷的藝術手腕，帶有「寫實主義」——Realism——的色彩。

在思想方面，史記是反時的產兒：太史公爲李陵事，身犯腐刑。——見答少卿書——漢律，除大辟外，皆得以錢贖刑；可是史遷赤手空拳，手無半文，——極言其窮——割生殖器的腐刑，那裏有錢來贖。那下大夫，也就不得客氣了，所以他終迫於就刑。

人之生也，天賦其樂。今生殖器且見割，人權何堪問？然史遷之所以不死，而卒就腐刑者，並非沒有人格，是要盡力於著述，以圖伸人權於既刑之餘。不以成敗論英雄，故列項羽於本紀。悲當時人心之麻木無同情心也，故曰：「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貨殖傳——是嘆范蠡之不復生，當時親戚交遊莫救護。——答少卿語——故不免於難，又憤自己不事生產，求人不如求己。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貨殖傳——都是史遷個性發展之表現。

加以時人只看錢說話，好像上海四馬路的野雞，只認着有錢人就是公子。——？——不復問其餘。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貨殖傳——從受腐刑得着財產私有制的教訓，特別持重反抗的精神。故曰：「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同上——好像有叫當時的王公貴人以及平民，趕緊覺悟；匹夫編戶固不免窮，而千乘萬家百室這樣的王公，還是要叫窮的。是什麼緣故？並非窮奢極慾，是財產私有制的作祟，非破除不可。

對於專制的帝王，也想推翻。故句踐世家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遷對於漢高殺戮功臣，便用這筆描寫，就是這點意思。他痛恨當時的帝王，以愚弄黔首——？——爲手段，雖殺人流血而不惜，總要想達到他那帝王天子……的獸慾。這且不說，還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真是豈有此理？痛快些說，史遷想造反——革命——罷了！

對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視爲埋滅個性之淵藪，非根本打倒而剷除之不可。故相如列傳詳及文君奔相如事，便是史遷改良婚姻之張本。進一步說，這種思想裏面，伏着有破除家族制的深意。何以言之？史遷早已看出家庭是建築在兩性——夫婦——身上，據「家居徒四壁立」相如傳語——看出相如雖窮，並沒有伯叔……同住，簡直與小家庭相似。至「買一酒舍酤酒而……文君當鑪」——同上——正見佗倆熱烈的

愛情，與和睦的互助，以謀共同生活之一斑。——即愉快的生命——有了這幾個緣故，便是預備消滅家庭以發展個性之第一步。

至於太史公的人生觀，以爲「可以死則死，不當死而死，死傷勇。」故就腐刑而不死，歸納起來，他人生觀的信條，就是「生命，是血淚一點一點地過程；成敗利鈍，非所計，便是腥血熱淚的奮鬥，和犧牲的代價。」所以史遷的人生觀，是建築在「個人單位」上。盡他的智力魄力，去解決壓迫他的種種問題與黑暗的環境，拚命奮鬥。事實上雖百折而不同，要從那萬劫不復的社會裏，殺條血路出來，再見天日，以發展他的個性，完成他是一個「人！」是奮鬥的，不是因循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有爲的，不是墮落的；是建設的，不是破壞的；是有真理的，不是衝動的；是有血性的……

生物學家說：個體進化，能縮行種族進化數千年之過程於數月之中；從史

記上得着史遷的藝術化的人格感化力，實在能提起無數苟且儉安……的人，從無希望中奮鬥出來。正是生物學家所說個體進化的効率一樣。

(二)缺點 本紀，固是帝王家譜——還犯襲取不化的毛病——通觀世家列傳，亦無非達人顯者，那裏有平民的足跡？在他們這樣貴族化的口裏，縱有時吐出點平民的消息，皆屬片面，試看詩三百篇，平民的痛苦喜樂，洋溢乎言語間，在史記裏尋着幾許？即有，也是鱗角鳳毛不濟於事——所以

史記第一缺乏平民思想。

史記大多數是橫的描寫，其間年表，是縱的繩索；年表雖然多至十種，竟未能貫穿本記，八書世家，列傳，打成一片，已失於缺乏統系。即如世家，本在周秦說話，總歡喜從五帝講起；令人一時在周秦時讀書，一時在五帝時讀書，精神上大有疲於奔命之苦。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有了這個緣故，本紀給讀

者的印象，除掉殺人放火……外，似乎不印着些什麼。這就是史遷之寫史，只從空間方面着想，去做橫的描寫；忽略了時間性，希圖以年表了事。便不用橫的描寫，納入時間。——所以史記第二缺乏統系。

(乙) 整理的方法

這一來史記裏多少好的材料，好像沒入荆棘一般，實無可諱。現在依詹姆斯的科學分類法，用在史記身上，去整理一番。他分科學爲「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自然科學」——Pure Science——兩種：凡抽象的學問，屬於社會科學；具體的學問，屬於自然科學。那史記給我們印象，也不只是姦擄燒殺……的帝王家譜；至少足以了然當時一切社會狀況，以匡正我們現在的生活。也是爲子孫——將來——作牛馬——造幸福——呵！要是史記本身記載不足，非旁徵博引不爲功；又須採一種

披沙揀金的手段。然後整理的材料才有價值。

還有一層：如家族之在中國，在西洋人看來，大可算得特別發達而完全。其實，從長攷究，只有父系時代；母系時代，便無人過問。是跛脚瞎眼的家族制，何敢冒充特別發達而完全？一方面是我們奴隸性強，人云亦云；一方面情性也不弱，懶於攷證的表示。其實家族制之爲物，並非從天上掉下來的；周公雖是個聖人，未見得能造得這樣齊全。欲溯其源，舍攷據，其道莫由。

然而中國的史家，慣於「多聞闕疑」，除記帝王的分贓賬外，別的不高興記的；只好從「契生於卵」……這些神話似地簡單句子裏，面去假定此時爲母系時代，然後證以當時社會情形的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事實。——如三代之姓氏多女旁等事——依次及戀愛問題，社交問題，和生子問題，禮教問題，於是中國家族制上的母系時代，完全成立。這用的「假定某

種時代是母系家庭時代，復藉許多事實證明，」所謂「歸納法」是也。至其他的事件，——在歷史有價值而後人與著歷史的人忽略的——也許用同一方法；茲限於篇幅，且從略。

(丙)整理後的餘燼

最後幾句話就是這種嘗試的工作，雖不敢自下確定語；然而也不是妖言惑眾。我們最壞的脾氣就是不稍肯負責，只看熱鬧作壁上觀；無怪乎整理國故，雖高到我莫可用字句形容的地方，誰肯下手——也許有人下手我聞見未及吧——空鬧着酒前飯後……上班下班……的話柄了！這一來，國故毒降臨了！我們不肯從污泥灰坑裏下手整理整理，珍珠未揀着，而小學生讀三字經，中學裏科舉變相地會攷的種種勾當，什麼「莊子馬子」——「？——的人生觀牛生觀」——到底白話文沒有文言好」……般的

國故的楊梅毒，殆遍全國！帝王復辟派，正在笑顏可掬地大叫其「五倫是中國文化的中心」這又是何苦呵！

這種工作，自己雖是相信有成功之可能，到底不是集思廣益羣策羣力地來得穩健；所以批評是讀者的權利，然而斟酌也是讀者的義務呵。這一來，我們的奴隸生涯——盲從——才有除掉之一日呀！

鄭著之補史記箕子世家，爲司馬貞補史記後之繼起者。其價值自遠在尋常簽注或空空評論者之上。爰急錄之，以爲史學界饋貧之糧。

補史記箕子世家

鄭鶴聲

箕子胥餘者，紂親戚也。（史記索隱引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

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茲從史記正文）夏之世。有箕

伯直柄，伯戲，中衰。成湯寘之於遂，因世守之。後爲齊所滅。箕伯之後，箕子事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史記集解引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

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箕子乃答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不用長老。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武王旣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而不臣。箕子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武王十三祀，復之中國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陞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日五

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於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於極，不離於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

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於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釋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賁。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庶徵曰雨，曰暘，曰輿，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輿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輿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檀君者，姓桓，名王險。有徒三千人，世主朝鮮。或曰：檀君生於太白山（今平安道妙香山）檀樹下，以

檀爲姓。娶非西岬之女爲妻。國人以檀君明智出衆，相與奉以爲君。（或爲戊辰年，卽中國唐堯二十五年。）檀君乃都於平壤。以本邦之地，先受朝日光鮮，以朝鮮爲國號。授民編髮，蓋首飲食居處之制。檀君旣老，移居阿斯達山。（今黃海道文化縣九月山。）以沒。子夫婁，當中國夏禹氏之世，嘗朝於塗山，子孫相傳，凡享國一千十七年。箕子之去朝鮮也，殷人從之者蓋五千，詩、書、禮、樂、陰陽、卜筮，以及百工之技藝皆具，至於平壤以居。檀氏之遺民知箕子有聖德，相與尊奉之。箕子見其民俗彊悍，以柳木性柔，令民悉種柳。（平壤或曰柳京。）教之以禮義，畫井田以示田蠶產業之方。（今平壤尙有井田遺畫。）施禁八條。（師古曰：八條不具見。）相殺以當時殺償，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償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

師古曰。辟讀曰僻。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其後稍衰矣。初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見麥苗之薪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或作薪薪）禾黍油油。（或作麥秀颺颺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周成王三十三年，（西元前一〇一二年）箕子卒，年九十三。葬平壤王苻山。子松嗣，受周命爲朝鮮侯，立宗廟。朝鮮侯或稱韓侯，韓大也。其國人自號曰韓。韓侯爲莊惠王，追封箕子爲文聖王。莊惠王卒，子敬孝王洵立。敬孝王卒，子恭貞王伯立，分百官爲十五品。置上下大夫等官。定冠帶衣裳之制。恭貞王卒，子文武王椿立。以寅月爲歲首。修律度量衡。設侍衛軍爲六部五十有九隊。文武王卒，子太原王孔立，無嗣。卒。從

子遼河伯莊立，是爲景昌王。景昌王卒，子興平王捉立。鑄子母錢。興平王卒，子哲威王調立。哲威王卒，子宣惠王索立。置養賢院，選民聰俊者，受以六藝。懸直言磬於國門，使民有冤者擊之，親聽以決，國人大悅。宣惠王卒，子誼讓王師立。誼讓王卒，子文惠王炎立。立輪環法以濟貧民。置五教長於州郡。文惠王卒，子盛德王越立。築京城。嘗朝於周宣王，王優禮之。周詩人爲賦，韓奔以美之。盛德王卒，子悼懷王職立。悼懷王卒，無嗣，迎立文惠王孫密雲伯子優爲文烈王。文烈王卒，子昌國王睦立。昌國王卒，子武成王平立。初置水軍，繕造舟艦。行養老禮。武成王卒，子貞敬王闕立。值大饑，乃擇商民能通齊魯語者數十人，與舟子千人，載魚鹽銅鐵渡海至齊魯境，潛買米萬餘斛而還。并減百官祿之半賑之。貞敬王卒，子樂成王懷立。親製宗廟樂十五章。樂成王卒，子孝宗王存立。時周惠王二年也。王聞齊桓公稱霸中國，遣上大夫鮮

于益聘齊，結好而歸。建濟養院五百間於京師，以收國中之鰥寡孤獨而無告者。立犯贓法。置博士館，令朝臣才德兼備者處之，議郡國大事。齊桓公遣行人公孫恪報聘焉。孝宗王卒，子天老王孝立。惑方士之術，築求仙臺。自稱天老君。聞齊桓公卒，遣使弔之。天老王卒，子修道王襄立。修道王卒，子徽襄王邇立。徽襄王卒，子奉日王參立。其臣公孫康幽之於別宮，憂憤成疾卒。康乃迎立其遠親德昌王僅。初置阿衡府。巡郡縣。卒於遼原。子壽聖王朔立。壽聖王卒，子英傑王藜立。北胡入寇，王自將精兵三千餘人擊之，斬首千餘級，拓地千餘里。英傑王卒，子逸聖王岡立。置鄉憲長於州郡。勸民孝悌農田之利。逸聖王卒，子濟世王混立。其八年壬戌。爲周敬王四十一年，是歲孔子卒。王禁民潛商齊魯者。濟世王卒，子靖國王璧立。靖國王卒，子導國王澄立。其七年乙卯，太安獵戶宇和冲聚衆陷北鄙三十六郡，復圍京師。王奉廟社主

浮海之穴口。次年亂平，返京。導國王卒，子赫聖王鶩立。燕僖公莊遣使行聘。赫聖王卒，子和羅王譖立。辛丑六年，燕人侵邊，郡守苗春長敗之。和羅王卒，子說文王賀立。設博士館以課世子。其五年，燕遣將率兵二萬入遼西，其上大夫衛文言以三萬人大敗之。次年復敗之，殺其將。說文王卒，子慶順王華立。慶順王卒，子嘉德王詡立。時燕侯（按即易王）僭稱王，將攻朝鮮。王欲興兵問僭號之罪，以尊周室。大夫王禮諫王，乃止。使禮往說燕王，燕王止不攻。於是自稱王，追尊箕子以下二十九世爲王。嘉德王卒，子三老王煜立。三老王傳位於太子釋，是爲顯文王。命舉州郡賢良之士，復耨耕於郊。顯文王卒，子章平王潤立。朝鮮自稱王以來，頗自驕滿，至王政益不修。燕知之，遣將秦開攻西界。王出兵拒之，不能支，失地二千餘里，遂與燕以滿潘汗爲界。時王即位後四年也。章平王卒，子宗統王否立。時秦始皇侵并六國，王懼，服屬

於秦。猶不朝，會王卒。子準立，謂之哀王。哀王八年，當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將蒙恬築長城，至遼東，使人請助，王發丁助之。其十三年，當秦二世元年。陳勝起兵討秦，天下大亂，燕、齊、趙民亡歸朝鮮者，數萬人。二十年，爲漢高祖五年。天下初定，漢命盧縮爲燕王，以外徼地遠難守，復修遼東古塞，東限涇水，於是朝鮮與漢始以涇水爲界。二十七年，燕王盧縮反，漢入匈奴。縮臣有燕人衛滿者，素桀驁，有大志。因亂亡命，聚黨千餘人，爲胡服，東渡涇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命守西陲。滿旣居西藩，誘燕亡黨滋衆，乃遣人詐告王曰：「今漢圖滅朝鮮，大兵方十道至，願入宿衛。」王信許之，滿遂以兵襲京師。王與戰不能敵，率左右宮人暨領衆數千，浮海奔馬韓。時哀王二十八年也。馬韓在朝鮮南，其東有辰韓、弁韓，是爲三韓。三韓各領小部，而馬韓最大，多所領。旣至，王破

之，都金馬郡，號改馬韓。役屬辰弁之族。嗣是箕氏子孫爲馬韓王。翌年，王卒，子武康王卓立。初，哀王南遷，其親族或留在故國，保聚一方，謂之西馬韓。武康王元年，命博士樂壘建治辰韓事，左大夫秦琬治弁韓事。三年，築龍華山城。武康王卒，子安王龔立。自箕準南徙，讎視衛滿，不與朝鮮相往還，僅自守而已。安王卒，子惠王實立。惠王卒，子明王武立。明王元年，禁弁韓文身之俗。明王卒，子孝王亨立。孝王元年，爲漢武帝元鼎四年。頒法律於郡縣。自漢分朝鮮爲四郡，而民不遵法命，率犯禁。生無閉藏，中國賈人往還，夜聚剽盜，風俗日薄，箕子之教化變矣。（前漢書地理志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孝王卒，子襄王變立。襄王卒，子元王勳立。元王二年，新羅始祖朴赫居世立國。二十年，弁韓反，降新羅。又二年，高麗始祖東明聖王立國。元王卒，子稽王貞立。稽

王卒，子學卽位。時有說新羅王者曰：「韓王前辱我師，今當其喪，宜伐之。」
 新羅王曰：「幸人之災，不仁。」遣使弔之。王學元年，百濟始祖夫餘溫祚立。
 乙卯十三年，溫祚以將遷都相告，欲奪馬韓地。立柵漢山下，王弱不能禁。二
 十四年，百濟立柵熊川，王遣使譙曰：「君初渡河，無所容足。吾割東北百里
 地畀之，其待君不爲不厚，宜思有以報之。今以國完民聚，謂我莫與敵，大設
 城池，犯我封疆，可謂義乎？」百濟王慚，遂壞其柵。二十六年冬，百濟王陷王
 都入城，撫其臣民，馬韓羣臣皆朝見。惟宇文定穀不至，百濟王使人執定穀
 至，謂曰：「能降，吾爵汝，否則劊。」定穀大叱曰：「我馬韓之臣，安能降汝濊
 奴。」百濟王怒，殺之。遂乘勝攻諸城，惟圓山境峴二城固守不下。次年春，百
 濟王遣王學於海上，二城始降，馬韓亡。其遺民豪傑，收殘衆保聚一隅，以奉
 先王之祀，是爲後馬韓。今朝鮮之鮮于氏，韓氏，奇氏，皆其苗裔焉。朝鮮箕氏

自箕松建國至王學，凡四十九王，九百九十有一年。

論曰：孟堅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諒哉言乎！范蔚宗謂：「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王準。」余讀韓史，乃知箕氏傳國五十世，至新莽時始絕。雖其後國統屢易，然其苗裔子孫，徧布朝鮮之境，其流澤亦孔長矣。嘗有欲掘箕子墓者，深入尋丈，堅不可斧。俄聞樂聲自壙出，賊懼乃止。大與魯恭王壞孔子宅

事相類，何其精靈之不爽耶？朝鮮有箕子杖，久傳，幾至朽折。其人附錫藏匣傳之，至今民不能忘。盛矣乎！史公附箕子事於宋微子世家中，後世亦莫能詳其系統。當李朝中世，箕子裔，幸州奇氏掘地得石函，函有鮮于氏述先王遺事記，備載箕子以後五十世之祚系事迹，足補證吾史之闕。世或以爲僞托，以其所記之事，自箕否、箕準外，他皆無所考證也。其書世多有之，余故爲述其大略，以備省觀焉。

總之，余之著此書，其目的在導初學讀史記者之門徑，並告以古今學人從事此書之工作，以爲他山之攻錯。故所引書籍，頗多繁雜。大雅君子，或不能無譏。然欲便初學者觀覽，其道不能不爾，幸閱者鑒諒焉。

史記入門終